



定海黃以周

書館藏  
齊北東

初子讀諸史時以錢氏考異王氏商榷相正閱有心  
尋卽拊識於錢王書中今檢文之成篇幅者彙而錄  
之名曰史說略

舜禹益禪受說

或曰舜陟帝位二十有八載而堯崩禹陟帝位十有七  
季而舜崩益陟帝位七季而禹崩於傳有諸曰否孟子  
言二十有八載相堯也十有七季薦禹也七季薦益也  
曰相曰薦是時蓋攝政矣豈陟帝位有天下之云乎孟

史

一

子言堯老舜攝非為天子是舜雖終陟帝位方堯之未

崩也實一攝政之相耳

虞書曰受終於文祖行攝政禮也攝其政以終其事故曰受終

史遷說之曰命舜攝行天子之政是也益之於禹亦祇

與下文舜格文祖為陟帝位事有別

有七季之攝未聞其陟帝位也且禹益季相若禹治洪

水益烈山澤以助之及禹之崩也益亦老耄倦勤矣益

若受禪不數季卽當擇賢自代而當時之賢未聞有出

亏啟之右者也是則益不受禪位傳啟益而受禪位亦

傳啟益其受之禹而傳之啟乎何若不受禪而立其子

也或曰然則傳言三季喪畢各避帝位何也曰避地云  
爾豈曰避位云乎舊君之都邑有宗祀在焉其子若孫

之所世守也有宮室在焉其妻若子之所安居也是不容不避之故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此舜禹之所以避也益賢禹薦之公也啟賢益立之亦公也益不受禪告天下以立啟三季器畢退就侯國使朝覲訟獄者可以專心之啟此益之所以避也若謂舜禹益器畢避位此必不然何則舜禹既受帝禪不可避益未受禹禪不必避此非理之至明者與或曰然則孟子言舜既避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此又何說也曰舜始居衛濮負夏閑地在南河之南南河者禹貢所謂至於南河是也史記正義南河之南僻在東夷故舜為東夷之人今既

史

二

為天子矣而東夷僻地非朝覲之所勢不可久居故之中國作都於蒲阪坐明堂而泣諸侯焉此謂既避南河南之後又都蒲阪非謂再避位今又陞位也禹受封於陽翟舜卒居陽城亦即所避之處以為都後乃從堯舜所居之冀方作都於晉陽陽翟禹舊國見漢志禹都陽城見世本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服虔云堯居冀方虞夏因之左傳云唐叔封於夏虛杜注云今晉陽則禹又遷都於晉陽矣汲郡古文應劭漢書注及顧亭林說皆謬皇甫謐帝王世紀禹都安邑洪氏頤煊駁之但安邑之說雖不足信以經注考之禹實有晉陽之遷也以聽天下之訟獄朝覲其先後舉措與

舜略同先儒之說紛紛籍籍謂舜之於堯禹之於舜生則陞位崩則避位天下既從又陞位大寶曰位可若是

之游移乎卽位之禮亦可再舉乎且謂益已陟位因避箕山而民不從然後意沮此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益爲之乎孟子言朝覲訟獄之歸者見舜禹陟位而民受之非取決于天下之從違也孟子又言之啟不之益者益不受禪避居箕山不願民之之而民亦不之見啟之陟位亦民受之也孟子之意蓋曰傳賢傳子皆天與之及陟位而朝覲訟獄歸之皆民受之云爾讀者勿以文辭害其意可也

### 周十五王說

周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王而文始平

史

三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王而始平基禍十王其不濟乎又衛彪傒見單穆公曰咎孔甲亂夏四世而頊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頊后稷勤周十有八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太史公作周本紀據此文以系世次韋昭注國語又據本紀世次以釋之而疑者問曰商自契至紂三十二世周自后稷至

文王當不止十王世已也國語十王而文始平之其

指賢而有聞者言與抑自公劉數至文王與抑十王字

有譌當爲廿王與或十王與

詩二說見通鑑詩編廿王說見梁氏史記志疑

十王說見狄氏中庸質疑引藝文類聚帝王曰不然國部載孔融論周自后稷至武王積五十代

語基禍十又不公宣王之有賢德者言則基德十又統計其世非分別之辭可知猶書偁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也如謂公劉數至文王與后稷靖民后稷勤周之語不符如改十又為廿又為五十與十又不濟十四胡興之語尤悖意度言之何足信也或曰據譙周說不窋非弃之子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矣譙語見索隱周本紀云封弃于郃號曰后稷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是世次中闕莫知其名故曰皆有令德此書法也國語偁

史

四

十又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與曰不然周人溯先代基德十又轉於夏時赫赫有令德世后稷者獨不數之無是理也如謂世次中闕疑而不數則基德十又本非實數何以斷基禍十又必不濟乎且謂世后稷皆有令德其功績必載諸王國事蹟必錄諸史籍何至不窋一竄戎狄而先代世系且蕩然莫攷乎周本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史家摭事類之法謂后稷服事三世並有功德也又云后稷卒子不窋立此史家紀世次之法見不窋是后稷弃之子也殷本紀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契卒子

昭明立與此正同如司馬氏疑不窋世次有闕當依秦本紀其元孫曰費昌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之例不尋有此書法也周語祭公謀父曰咎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亏戎狄之鬧韋注云父子相繼曰世謂弃與不窋唐固注同夏衰謂啟子太康不窋弃之子史記正義同韋氏此注核之傳說無不符合譙周說不足信也世后稷亦謂弃與不窋世主稷事耳或曰子之說亦辨矣然則國語十又王之語其不可信與抑別有說與曰后稷始封亏郃至不窋末季值太康之亂用失其官窋亏戎狄之

史

五

閒是時瑣尾流離不別亏諸侯其不絕者如綫至公劉復后稷之地務耕種行地空行者有資居者有穡積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亏是復別亏諸侯而周道之興自此始語本史記至文王武王遂有天下焉故詩人每詠歌后稷公劉之德后稷者周始封之祖公劉其繼起之祖也周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又王而文始平之當以后稷不窋鞠及公劉後之為諸侯者言之其不窋後之在戎狄者十餘世雖後人無從考見而在周時固經歷可指特以既失其官不別亏諸侯故周宗廟不立其主太子寶衛彪侯亦不及其數漢婁敬對高帝曰周自后

稷封郃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漢初相傳后稷至  
公劉十餘世也與史記禹至桀十四世十七契至湯亦

君

契至湯亦

十四世甚相符合而周本記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  
劉立此不能無誤耳不窋當大康之世公劉當桀世其  
間必不止鞠一世古今人表別鞠亏帝泄別公劉亏帝  
肩意欲以不窋鞠公劉三人均分有夏一代之季斯要  
謬矣或曰如子之說國語十王不數夏代之失侯者  
然則不窋與鞠例亦不在十王<sub>之</sub>數與曰不窋竄戎  
狄爲末季事其君國固已久矣且史云夏衰奔稷不務  
不窋之失官非其辜也傳曰文武不先不窋是周人廟

史

六

祭固及不窋矣十王有不窋<sub>宜</sub>也鞠或爲不窋子卽

少康所復稷官

復稷見竹書

或鞠實公劉父乃肇公劉之業

者書闕有闕今已不能臆定而不窋以下公劉以壽有  
鞠一世史漢所載必據世本世本所錄自據當時廟主  
爲文但司馬氏直以不窋鞠公劉爲父子相繼恐世本  
之誤尙不至此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先鄭注繫  
世謂帝繫世本之屬今帝繫載大戴記世儒或信或不  
信蓋世既荒遠言難覈實勢使然也世本亦有帝繫篇  
其敘上古事悠茫難據與大戴所載略同其敘夏商二  
代繫世當不至荒謬其敘周之先世要不至舛誤蓋自

周公制禮立七廟先公毀廟之主具藏大廟石室其失  
侯之主在壇墀行禘祫之時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俱  
合會太祖后稷廟中失侯之主不與焉太子晉衛彪傒  
言十王而始平十王而興卽舉廟主所別以爲言  
世本卽小史家之裔流所奠周先世繫次亦必據廟主  
所序其言自與國語符合世本者周人之記周事者也  
太子晉衛彪傒又數典而不忘其祖者也言必徵實不  
致有爽故事斷可識矣然則他書引世本有不啻生鞠  
鞠生公劉之文其言不足信與司馬氏從周本紀班氏  
作人表自宜一遵世本而世次又何卒不相同與曰世

史

七

本一書多經後人改竄諸書所引多失其真書序疏云  
世本經亏暴秦爲儒者所亂通鑑外紀云世本經秦歷  
漢儒者改易是可證也索隱引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  
侯侔亞圉雲都又引皇甫謐說及古今表以明異同據  
索隱所引是世本止敘先後之次無父子之文更無某  
生某爲昭某生某爲穆之文書酒誥疏引世本有不啻  
生鞠爲昭鞠生公劉爲穆云云此乃後人增益之辭必  
非其舊可據索隱所引以斷也以索隱所引推之其文  
當曰后稷不啻鞠公劉慶節皇僕壘弗偽榆公非辟方  
高圉侯侔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蓋太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司馬氏以公非辟方以下四世皆名號竝舉與  
下文太公組紺諸蓋太王亶父同例故曰公非卒子高  
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班氏以  
公非辟方高圉侯倅亞圉雲都爲六人皆以二字爲名  
與上文公劉慶節同例故曰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  
夷蒞高圉子假令漢初世本果如書疏所引則班氏佗  
人表何至立異如此故書疏所引世本必非其舊亦可  
據史漢兩歧之處以斷也然則人表又以夷蒞亞圉竝  
高圉子雲都亞圉弟不以爲父子相繼其義何居曰國  
語十区王之言司馬氏固信之班氏亦不敬違也但司

史

八

馬之意以文王卽在十区王內不尋別有辟方一世班  
氏則以文王在十区王外故以辟方爲公非子別爲一  
世而夷蒞爲亞圉之兄雲都爲亞圉之弟同爲一世如  
泰伯仲雍季歷之例則自后稷至王季十区王而文王  
始平之也其敘世次與史記異其守十区王之言與史  
記同兩漢時未有敬違國語而立私說者矣然則史漢  
二說身乎長曰以國語本文讀之史記爲長其文旣舉  
十区王文始平十八王康克安又曰厲始革典十四王  
矣謂其父靈王也又曰基德十区而始平基禍十区其  
不濟乎明始平爲基德之十区王其不濟卽在基禍之

十又世此太子晉自危之辭也後太子晉卒景王卽位  
下文又爲之實其語曰及景王多寵人亂亏是乎始生  
景王崩王室大亂大亂與康之克安相對始亂與文之  
始平相對不濟卽始亂始亂爲基禍之十又王則始平  
卽爲基德之十又王而文不在十又王之外可知矣一  
說十又王旣隱括乎文而始平之無待更言文是文在  
十又王外也其不濟亦謂十又王之後不濟也是說也  
其班氏之意也與

商帝乙攷

商自成湯至紂辛皆以十日僭其取乎乙者有又曰天

史

九

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帝乙者紂之父也經  
傳中未有僭成湯爲帝乙者亦未有僭祖乙爲帝乙者  
易泰歸妹言帝乙歸妹之吉書酒誥多士多方言帝乙  
之成王畏相明德愷祀愼罰皆謂紂父之賢也或曰湯  
有降妹之辭卽易所僭帝乙歸妹事湯之六世孫爲祖  
乙卽書所僭之帝乙易緯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  
乙六世王與之同名非其證與曰緯書雖出亏周秦時  
未足深據也湯降妹之辭出於京房易傳其語雖善亦  
係好事者託爲之左氏京公九季傳云宋伐鄭晉趙鞅  
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尋泰之需曰微子啟帝

乙之元子也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勇尋吉陽  
虎周人以帝乙為微子父洵可信也書稱自成湯至纣  
帝乙舉始終以包之必不指祖乙言也祖乙後多賢君  
勇尋溝而出之或曰左氏文公二季傳言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帝乙與厲王竝稱故杜注以為帝乙不肖史記  
亦有帝乙立殷益衰之言今以帝乙為賢君何邪曰杜  
注之誤沿諸史記史記之誤由於鎔會左傳左氏襍舉  
夷事以明不先祖父之義原非謂帝乙與厲王同科上  
文云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契亦竝稱豈契亦不肖也  
邪且易言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皆取殷季世事則泰

史

十

歸妹言帝乙即微子父可比例而知帝乙之賢雖不及  
三宗要亦季世之令主故易與書皆言及之近儒惠定  
宇周易疏以帝乙為成湯孫淵如尙書疏以帝乙為祖  
乙且引史記射天震死事不知湯既為帝乙六世孫何  
尋與之同名六世孫既同名季世之孫又何襲其號三  
世斷無同稱帝乙此可以理決也且射天震死是武乙  
事武乙乃小乙之曾孫以之污譏帝乙不其舌過鼻乎  
惠氏易疏孫氏書疏竝據緯書立說近之信從者眾

故特辨之

釋窗箇箇箇

穆天子傳多奇字字畫好為縣重與太史籀佗大篆用意亦有不同穆王八駿騶佗黼騶赤驥佗赤鼈其字有傳譌與抑穆王好佗奇字以示寵異與今不可知也時穆王以造父為御箇箇為右箇箇刳子穆王篇佗箇箇郭璞張湛竝音泰丙泰丙善御文見淮南子覽冥原道以字言之箇下當从仝古文泰字說文泰古文佗仝巒嶽碑佗仝箇下當从囧書伯囧字囧丙音近故亦謂之泰丙穆傳之箇箇上體省从冫下體之各固亦仝囧之譌仝囧為古文囧箇為奇字箇箇為奇字之省文囧从离首箇从角首离古文佗嶽山中神獸也上中象其角中凶象其首

史

十一

下衮象其尾與足是獸之猛者也或體佗魍又加鬼字神之也仝囧為戎右蓋有勇力者故公加离首囧加角

首穆王好奇佗此字以寵異其人與八駿之名同

帝佗佗巒

后羿佗芴皆名之以義增者

傳佗箇箇从冫略存囧从中首箇从角

首遺意所以明其頭角崢嶸也此其音義之可攷者仝箇蓋卽伯囧書君夷泰顛某傳云泰氏顛名此言當有所本仝囧者泰其氏囧其字也書傅伯囧者穆王命為大僕正蓋在乂以後也伯囧一佗伯羿亦古文奇字仝囧為戎右穆王佗箇箇奇字以標其勇入為僕臣斯義無取乃又假用古文羿字以明左右輔弼之義此又

穆王好奇之一也書曰伯冏存其實黜其奇此其氏族名字之可攷者周官大馭中大夫戎右亦中大夫太僕則下大夫而無太僕正穆王出遊造父為大馭叁冏為戎右其入也造父大馭如故叁冏以戎右攝僕事其竅實大於太僕故又寵異其官曰太僕正此又穆王好奇之一也太僕正之竅視戎右而其職同太僕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與大馭有別此其官職之可攷者自學者不識鬲箇箇冏之从叁冏而一譌為鬲箇箇冏再譌為齊箇齊夙而字愈滋矣字書又據張湛上齊下合之文鬲夙箇切箇胡箇切而音愈淆矣又不識伯冏卽

史

三

叁冏其竅由戎右而兼太僕而謂太僕正太僕之長大馭中大夫氏族失官制愈紊矣

某傳以太僕正為大馭  
鬲百詩王箇莊闢之已

詳

又案造父秦丙皆穆王時人高注淮南子覽冥原道竝云古尋道人以神氣御陰陽者此與後世以造父為別星同高注又云丙或作白殷敬順釋文引字林云隱作西白西二字皆冏之譌說文眉部眉視也从眉省从中古文作冏从少冏音義與箇近口部台山開陷泥也从口从水敗兒古文作箇此取占谷會意又別一字

史越世家補并辨

越夏王禹之後也夏少康封其庶子無餘於越都會稽

以奉夏史世家漢地志吳越春秋並同梁氏史記志疑引韋昭國語注臣瓚漢志注謂越非夏後

依據國語半姓夔越之文不知百越之君原非盡屬禹後而以越句踐為半姓大謬歷般至周三

十餘世世家作二十餘世茲從正義周敬王時越侯夫譚亦作無暉始著

名子曰允常亦作元常拓土益大與吳鬪廬有隙互相攻伐

允常薨子句踐立吳乘器伐越越以計敗之構李之役

所以書於春秋也鬪廬羨子夫瑩立志報越越亏是有

夫椒之敗其後苦身焦思卒能滅吳擒夫瑩以大其國

會諸侯於徐州致貢天子周元王命為伯乃徙都琅邪

史

三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句踐病亟告其子鼫與曰吾自禹

之後承允常之德從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史記越滅

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東侵廣地至泗上與此跨越滅

江涉淮語不合顧氏春秋大事表四已辨史記之譌古書記句踐

自致亏斯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慎之哉古書記句踐事甚詳悉茲

略之誠子語見吳越春秋君子曰句踐可謂畏天保國者矣三十一

季釐是為焚軹索隱引紀季晉出公十季子王適郢立初

適郢之為太子也魯侯來朝與之語甚相尋欲妻魯侯

而多與之地不果魯侯患三桓之侈來奔亦以尋適郢

故也適郢或作鹿郢此依左傳立六季釐是為鼫與越絕書吳越春秋

與子王不壽立十季為賊所弑是為盲姑子王翁立三

十四季伐滕

索隱引紀季伐滅滕  
誤滅滕在周赧王時

三十五季滅邾以邾

子歸

已上並見索隱所引紀季

時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見表世家

伐魯攻葛及安陵

見表世家亦伐魯莒及安陽

遂欲興師伐越問於

和子鴟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燕攻越越猛虎也田白

曰雖猛虎也而今已灰矣

言句踐也

鴟子曰君灰矣而民猶

生乃止

見呂覽順民篇齊田白用事在齊宣王四十三季後當越朱句之末季

是時越方

強也三十七季煬是為朱句子王翳立越始弱自琅邪

徙都吳三十三季煬

索隱引紀季王翳三十六季為太子諸咎所弒浴下王咎事而誤合

為一世

子王授立王授有四子而恣其弟豫欲盡殺其

子而為之後惡其三子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咎王三

史

西

季豫又惡其子孚鎔枝而欲殺之王不聽孚鎔枝恐王

終聽讒因國人以逐豫遂圍王弒之是為諸咎

授號諸咎猶商

受之侮紂也王授立三季為子所弒紀季通屬之王翳

為三十六季孫

孚鎔枝自立越大亂明季賊又弒之大夫寺區

定越亂立初無余為王十二季寺區弟思又弒之是為

莽安

並見索隱所引紀季史世家缺二世

越於是時三世弒君矣王子梭

患之逃於丹穴不肖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輿

丹穴

地名不肖出謂不肖出而為君也熏之以艾者令其香也國語所謂三薰三浴之也非謂王子梭深藏穴中薰

之令

王子梭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

以舍我乎

見莊子讓王篇及呂覽貴生篇淮南子以搜為翳誤世家子梭佗之侯古音近相通用

王子投立八季潁是為無顛王無疆立好用兵與宋爭

齊策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而宋越專用其兵當在王無疆時未詳何季侯

考四十四季率師伐齊齊閔王史記佗湑國策佗閔使客說越王

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越王曰願魏兵聚於大梁

之下願齊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郟之境則方城之外

不南淮泗之閒不東而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齊使

者曰王所待於晉者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

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

陽王於此時可窺兵通無假之關願王之轉攻楚也見世

家越王從之使公師隅聘魏且約伐楚獻舟三百箭又

百萬於魏水經注引紀季魏襄王七季初楚懷王與齊從親秦惠王

患之使張儀說楚絕齊許賂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信

之閉關絕齊使勇士北罵齊王至是懷王索秦商於地

不與乃使屈匄將兵伐秦圍之此卽世家所謂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

也於中卽商於地曲沃在陝州與商於近非聞喜縣之曲沃也見史注又使景翠伐韓圍

雍氏此卽世家所謂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也南陽地極廣大兼涉衛晉之境見左傳傳二十五季文

元季戰國時為韓魏地南陽其統名雍氏為南陽屬邑在楚之北境大兵四散國內空虛

故齊閔王使客說越直擣楚都欲以解伐且以報北罵

之辱也見國策楚世家張儀傳及韓世家徐廣所引紀季通鑑大事記楚屈匄伐秦不

勝又悉兵襲秦敗於藍田越遂起兵伐楚入無假之關

史

支

魏襄王亦約韓襲楚至鄧楚懷王聞之遂引兵歸

見國策楚

世家屈原傳齊閔王二季楚懷王十七季魏襄王四十七季韓宣惠王廿一季秦惠王後十三季

季楚懷王使召滑之越以謀其國

韓子內儲說下佗邵滑云王使邵滑之越

又季而能心越

秦惠王發楚又合越及齊韓魏以擯秦

見秦紀

後以助秦也或疑越此時已滅改越為趙大謬

其四十

九季越用召滑國內大亂楚遂舉兵襲之大敗越師殺

王無疆遂取江淮南故吳地至浙江越自王翳遷吳後

不敢渡江淮北與諸國爭長數傳至王無疆北伐齊鹵

伐楚欲霸天下而速其心與吳夫乘先後同轍霸者之

後難久立句踐已逆覲之矣越既失江淮南故吳地其

史

六

族子在浙東越故土者各爭立或為君或為王世保夏

祀家

而王無疆子玉復收餘兵北保琅邪以圖恢復

琅邪為故吳地及故邾地

不克而蒙子王尊立王尊蒙子王親立王

親失眾楚考烈王元季興兵伐之王親走南山失琅邪

由是越失句踐舊都自王玉至王親凡四十六季卒為

楚滅

見越絕書吳越春秋王親為句踐十世孫漢書人

疆則非越絕書以王無疆子玉為之侯非也其云句踐

徙琅邪楚考烈王并越於琅邪後四十餘季秦并楚則

是又吳越春秋云親去琅邪徙於吳此語亦誤徙吳者

王翳也見竹書吳越春秋又云句踐至王親歷八主稱  
霸二百二十四季今以諸書  
攷之定為二百三十五季  
惟居浙東越故土者仍為  
王或為君後又四十一季秦始皇使王翳定楚江南地

又降越君置會稽郡由是越失無餘舊都其子孫或都東甌君海上今為溫州等處或都東冶

卽侯官縣

君閩中今

為福州等處始皇愛諸亾國子姓及亾將後叛秦自立各稱王閩越君無諸東越君搖達兵助諸國入關滅秦後復佐漢滅楚項王高帝乃立無諸為閩越王以奉夏祀惠帝時又立搖為東海王亦曰東甌王

見史漢東越諸傳

辨曰司馬氏撰史記不能詳越事所化越世家世次殘闕事蹟疏略自句踐滅吳陶朱富家外寥寥數語以畢其事而其所致詳者謂王無疆聽齊威王言伐楚為楚威王所滅在圍齊徐州苒一事後人佻編季之史修吳

史

七

越之志悉從其說今參攷諸書而知其有大謬不然者季衰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二十六季楚威王立於周顯

王三十季

大事記同

兩威王初不同時徐州之圍在周顯王

三十六季是時齊威王之墓木拱矣且徧攷秦漢古書

楚圍徐州之季竝無三大夫圍於中景翠圍南陽事

景翠

於楚威王時未任用至懷王屢使將兵見國策

楚世家季衰書楚圍徐州竝不

書楚之敗越滅越是司馬氏不能無疑也楚之敗越殺

王無疆當在周赧王八季為楚懷王之二十二季時秦

攻宜陽兵罷於韓與楚和親

見國策秦紀廿茂傳

而越適亂楚遂

乘而滅之其明季齊遣楚書勸楚為從而楚臣昭雖有

王雖東取地亏越不足以刷恥秦破宜陽韓猶事秦之語皆就當日事情規戒其君

見楚世家當依徐廣說在二十二季世家亦誤則

楚之尋故吳地在懷王二十三年丹當秦拔宜陽時可知矣

舊史知敗越在秦拔宜陽時而楚圍徐州之季亦適有秦拔宜陽事

見韓世家大事記

故牽連及之而不察其違

也周赧王十季齊使甘茂於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而秦聞甘茂在楚欲相之懷王問於范蠅曰王其用

召滑於越而內行章儀之難

召滑越人賈誼過秦論亦舉其名蓋亦當時之善說

者章儀謂魏章張儀皆魏人賣父母之邦以為敵用者也故以為比斯時二人竝歿於魏楚策化內句章昧之難有字譌鮑彪謂唐昧之事

史

六

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一作

非也唐昧之事在破越後

瀨胡瀨厲音而郡江東

以江東為郡也江東即故吳地後春申君請徙封江東楚王許

之徙都吳是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

速忘矣

見楚策季表甘茂傳

云鉅速忘者敗越向在三季中也而謂王無疆當楚威王圍徐州時已為楚滅盡失故吳地

可乎哉徐廣攷之不詳乃謂楚圍徐州為說越伐楚之

故攷之國策孟嘗君傳楚圍徐州怒田嬰之王齊魏實

無與於說越事也索隱再引紀季所載越事以補世家之闕訂世家之譌而紀季於越無顯彙後既不書繼立者之為無疆亦不書楚敗越殺無疆事索隱因此無從考其世次而但云蓋無顯後乃次無疆也

蓋疑詞

亦無從

辨其殺無疆之在可季而但云紀季楚伐徐州無楚敗  
越殺無疆語今本紀季於無疆卒下而云次無疆立矣

於圍徐州下而云遂伐於越殺無疆矣此係後人竄改

非其舊也索隱云紀季粵子無疆後十季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語是無疆為無疆之後紀

季不尋錄也按索隱不云紀季粵子無疆立後十季而舉無疆後計之以紀季不尋錄者此明

無疆為無疆之後紀季不尋錄者此明至於世家言楚無疆後實次無疆但紀季未及錄耳

殺王無疆後諸子濱於江南海上者蓋謂自此避居浙

江會稽會稽本近海也或者因此謂是時會稽已失濱

在台州臨海地正義已如此攷之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季楚

人有以弱弓說王者曰王北遊目兮蕞之遼東而南登

於越之會稽是越之會稽至楚頃襄王時猶未失也其

失會稽在秦并楚之後故秦紀云定楚江南地降越君

置會稽郡也王無疆雖敗而浙東為越故土仍未失世

家云楚取故吳地至浙江斯言本不誣也今補越世家

復為辨附於褚少孫司馬子正補世家志傳之例

讀史秦本紀贊論

史記秦本紀引賈誼過秦論佗贊其篇次與新書異徐

廣注引一本又別贊後重別秦系及論文與壽紀不同

其指趣尤違班固典引序云永平十七季小黃門趙宜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甯有非

邪臣對此贊賈諛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  
畀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詔因曰司馬遷  
著書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諛士也  
司馬相如洿行蕪節至於疾病頌述功德言封禪事賢  
遷多矣今讀遷贊雖不如相如光揚漢德初蕪微辭再  
四尋繹而知史記所載過秦論篇第實勝於新書上篇  
言秦險難犯首責子嬰歟二世之敗而不能救輕棄宗  
社降漢中篇首言始皇據險以禦敵故畀天下易以申  
上篇之義次言不施仁義故失天下亦易以起下篇之  
意下篇言始皇并兼尙詭力有日傾之勢二世安定不

史

三

能順權以正之故致有此敗中篇爲上下關鍵上篇曰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下篇云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殺戮者正傾非也首末  
兩文遙相對明子嬰有可爲之勢不能救二世之敗亦  
由於二世有易爲仁之資不能正始皇之傾文意如此  
而上篇言彼見秦險之難犯也必退師中篇又極言陳  
涉輩之蕪能幾難爲沛公地故明帝謂其微文貶損班  
固又以秦亾於二世不亾於子嬰子嬰之時曰蕪能爲  
蕪容首責故亦以賈諛爲非是則明帝所言班固所見  
司馬氏元本紀贊固如此也自褚少孫增修史記移中

篇之文化陳涉世家贊遂於本紀忒此篇則上篇救敗  
之文亦不能不移於正傾之後徐廣於下篇注曰一本  
有下篇燕冉篇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  
三十餘郡繼此末此卽褚少孫改定之本也贊後所別  
世系爲明帝時賈逵班固所攷定故記其時曰孝明皇  
帝十七季十月十八日乙丑其論曰周歷已移仁不代  
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漢初諸儒謂周以木德王漢以  
火德王漢繼周統不繼秦秦自以爲水德以母代子不  
仁言此者見秦爲閏位無關帝王正統其宗社之速亡  
不足惜也又曰秦之積衰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

史

五

巧破其僅尋中佐宗廟不絕之說也又曰紀季以鄴春  
秋不名以子嬰降漢爲知義於車裂趙高健其決又漢  
與之蓋賈誼司馬遷之意子嬰棄宗社辜浮於二世班  
固劣二世優子嬰故古今人表於胡亥別下中子嬰別  
中下則人表爲班固手定非出於馬續所續此亦其一  
證也王鹵莊十七史商榷漢信賈誼新書之序疑史記  
爲顛到又漢信徐廣所引褚少孫改定本爲司馬氏元  
本疑陳涉世家之褚先生曰爲太史公曰之譌文旣屬  
難信又謂後論之賈誼司馬遷曰此司馬遷三字誤衍  
下文秦之積衰之上又誤脫司馬遷曰四字更爲臆斷

如史遷以賈誼之論為誤則贊何必詳錄其說且明帝亦不必疑其譏刺班固亦無容重辨其非是矣魏了翁古今攷楊用脩丹鉛錄梁曜北史記志疑又謂贊後重劉之世系為明帝時所尋古秦紀此亦無稽之言據典引敍明帝使小黃門持問之紀明曰太史遷贊非有古秦紀

史

受業王兆芳  
子家鶯 全校

三

定海黃以周

讀漢百官公卿表

歷代職官沿革難言久矣尙書之官不同周禮侯國之官不同王朝戰國變亂職分尤歧秦并天下不從古名漢因循而不革於是天下知有秦官不知有古官矣班氏作表各原其始而師傅係外燕古官將軍內史司隸外燕周官應劭屢引經傳以匡班表後人又有按尋左氏內外傳戰國策以糾表中秦官多出三代而孟堅之意遂無有明之者矣夫官有古尊而後世卑者亦有古

史二

一

卑而後世尊者表曰古官周官秦官各據其品秩之相當以爲言不以尚代之同名而紊當世之實如古冢宰不侑相至秦六國始有相國丞相之名

說詳職官通故中

表曰

秦官明其秩與古異也古之侑尉者齧視士晉之元尉

卽大尉

中軍尉亦下大夫漢之大尉視公中尉亦中二千

石表曰秦官明其秩與秦同也周之御史中士至戰國其權始尊故獻書者多曰獻書於大王御史漢之御史

大夫權並丞相號爲兩府表曰秦官明其秩如秦與古不同也若其官名旣同品秩又相當而其所主之政或有與古不同表又據其職掌之相合者以爲言亦不以

名秩之相符而紊古今之實如周大僕下大夫爲侍從之臣大御中大夫則掌馭車春秋時僕人與御戎亦分爲二漢之大僕中二千石掌輿馬表曰秦官明其職非古之大僕而名又不同古之大御也應劭誤以大御當大僕而以爲周官斯亦愼矣或曰表之稱秦官信如子言矣而周之司隸中士掌五隸漢之司隸校尉二千石比司直秩旣不相當職亦不大符表曰周官尋毋班氏自亂其例與曰不然鄭注周官司隸云隸給勞辱之役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如鄭之言漢初司隸本如周官後與城門

史二

二

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警虎賁同置校尉乃云秩二千石斯起於武帝之時非其初制周官鄭注實班表之義證表不言司隸所掌之事當據鄭注補之有何自亂其例也或

曰表於堯後左右將軍曰皆周末官所云秦官多見於戰國而不曰周末尋毋又亂其例與曰不然古之所稱將軍者將其軍也初非官名戴記有將軍文子公羊曰將軍子重左傳亦云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將軍之名起於春秋之季表云周末指春秋而言六國之官皆賅於秦中此周末官秦官之例也讀書不諳其例觸處

皆礙豈獨百官公卿表爲然哉亦豈獨漢書若爾哉

讀古今人表

知人之哲堯舜猶難子貢比方人物較定優劣尤難乎  
難者也子曰賜也賢乎哉深歎方人亦儒者之一道而  
急欲比較僞善殊難以整以暇振古無人厥後夫子作  
春秋意在斯乎顧春秋之衰貶猶執一事以爲斷善則  
進之惡則退之壽後易轍子奪互見班氏古今人表必  
總覈終身之心迹互相揚較而後可定其等級卽以端  
木子爲之後世未必僞賢而何況於班氏然班氏亦非  
敢拘一人之見以爲定衡其書自有所本敍傳云篇章  
籍歸於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之又敍傳云篇章

史二

三

博舉通乎上下

謂古表於三等中不分上下故曰通曰博舉

略銜名號九品

之序自明古籍曾著三等之論今又從而上下之分爲  
九品也攷古人論品祇分上中下三科論語之文尙有  
明驗九品之題當起於周秦之閒至漢初其說大行故  
史記佗李將軍傳亦有朱蔡爲人在下中之語第法以  
簡而尋行律以密而愈亂論人之品亦無容過於求深  
今舉人表依古三科觀之智愚賢否位置自當班氏又  
銜等之而爲九違戾滋多有不盡於張晏所刺敢謂其  
書釐然有當人心哉雖然班氏刺取古表入之漢書上  
以承壽史之緒下以開後史之統具有深意存焉謂援

古人之例以示今人之的其說猶淺也晉儒又謂身纂漢史而上列古人於例爲亂記古人不記今人於名爲乖此尤大謬不然之論夫作通史者歷敍千百季典章文物因革異同考後條貫隱括自見斷代爲史略古詳今讀其書者往往歎爲斷港絕潢而莫尋其淵源所自班氏十志追溯考代具著大綱所以明統緒也入表之佗上記古人意亦猶是有何自亂其例乎爲當代之史必不能舉當代之君臣士庶顯爲軒輊其不錄今人者勢有不能亦理有未可其兼名之爲古今者蓋曰有古人爲之例雖不錄七表之今人而後有佗者循人表之

所委以求紀傳之所載自有悠然心會援我之例以補我書如我今日作此表以承遷史之緒故以此表次入表之末明考七表爲先河此表爲後海名曰古今以示其意又何自乖其名乎憺乎范蔚宗佗後漢書未卒業而身先亡設范氏不罹凶禍辱永天命追續人表以承班書則列傳之上溯祖父世澤師家授受一檢此表其人之品第與時代之先後瞭如指掌不待更尋考書故斷代爲史必續考代人表乃可以正其緒而當代人表必俟論定之後再加編輯以爲後中之統班氏不錄今人豈漫然哉燕如范氏遽亡而人表不續班氏之意遂

不明於後世子貢方人之學亦由是絕

讀漢地理志

漢志總敘郡國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卅三十六郡漢興以來以其郡大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晉地理志謂秦始皇初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漢祖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初置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

史二

五

合一百一十有一兩志所記差違不合近錢氏竹汀作攷異其從子獻之作新輯地理志並以晉志爲非而按其所言兩錢又復鎔異合而攷之知諸說互有出入皆由讀漢志未尋其例故也漢志云漢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卅三十六郡是三十六郡不兼內史也晉志本史記裴注以內史當三十六郡攷異又以之實高帝所增之二十六其可信乎漢志以孝平元始爲斷所謂增數據元始所有而言凡改名而不分置者不與焉始增而卒省者不與焉紀傳及表所言封國其名有不見於漢志者皆其後省者也晉志及輦注乃悉舉以實之一

謂文增厥九武增三十一一謂文景各六當作各八武帝二十八當作二十六豈其然乎漢初內史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而自武帝分而為三京兆猶內史也其馮翊扶風猶郡矣實又在一百三郡國之內統覈漢志所記郡國一百有一合京兆馮翊扶風為一百有四京兆為京師不數故曰凡郡國一百三則一百三郡國俱載漢志漢志外無容增漢志內不可闕晉志之失在有增有關攷異則以漢志證漢志而漢武所置六安國亦復闕而不及亦何望一百三郡國之數能終合乎又攷漢志所載郡國皆記其所始置於秦郡曰秦置楚漢之閒所

史二

六

置曰故某郡於諸帝所置曰某帝置獨信都廣平不言所始信都注曰景帝二季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季復故廣平注曰武帝征和二季置為平千國宣帝又鳳二季復故云復故者復漢初之故名也則信都不始於景帝廣平不始於武帝可知矣

以復故之例推之廣平漢下武帝置置字實衍文漢

志於此二郡不言某帝置或班作史時已失其傳而略之或班氏本有其文傳寫譌脫俱難臆定而漢志記高帝所增止有二十又景帝所增止有又皆闕其一則信都廣平一為高帝所增一為景帝所增亦可知矣司馬彪續志云平安國故信都高帝置則廣平為景帝置亦

可知矣晉志之文舛譌固多而謂高帝有信都景帝有廣平未可厚非兩錢之書并此闕之豈非矯枉過正乎於茲數者之例既明而後可覈秦郡漢增之數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者河東大原上黨東郡潁川南陽鉅鹿齊郡琅邪漢中蜀郡巴郡隴鹵北地上郡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鹵遼東南海長沙凡二十五皆仍秦郡者也九江高帝更名淮南武帝復故會稽高帝初為荆國南郡高帝為臨江景帝復凡三其始改而旋復者也又三川曰河南泗水曰沛九原曰又原桂林曰鬱林象曰日南邯鄲曰趙國碭曰梁國薛曰魯國凡八皆改其名而非有所增

史二

七

者也合之為秦三十六郡晉志不數南海三郡而以鄣黔中與內史足其數其意蓋以南海諸郡秦敗為趙佗所尋不入漢之版圖不知漢志所云三十六郡據元始為文非專指漢初鄣黔中為楚漢之閒所置志據秦郡為例亦應為高帝所增無與三十六郡之數也高帝增二十六者河內汝南江夏魏郡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東海鄣郡武帝改丹陽豫章桂陽武陵廣漢定襄中山燕國昭帝改廣陽膠東國淮陽國楚國衡山國其一闕據續志信都是也晉志以鄣武陵為秦郡不數攷異云漢志武陵郡高帝置不云卽秦之黔中丹陽郡

但云故鄆郡不云秦郡亦漢初所置此攷異是而晉志非者也晉志又以膠東衡山為文帝置不數攷異從之乃據孝惠時齊王獻城陽高后割濟南之文以為高帝時有此二郡而膠東衡山旋置旋廢於例不數不知漢志之例廢而不數者皆廢而不復其故名者也膠東衡山其名出於高帝雖始廢而終復故漢志仍歸高帝而惠帝時城陽濟南為齊國屬縣之別分者當是本無其名史家欲記其事乃以後世郡名名之初非高帝置漢志所注甚明

漢志於高后置者皆屬文帝

此攷異沿晉志而誤者也

晉志既不數鄆武陵膠東衡山而有信都梁國為二十

史二

八

三攷異以信都為景帝置不可信其云梁國即秦碭郡非高帝置與漢志合此又晉志與攷異互有是非者也晉志又欲附會漢志二十六之數分內史為三攷異以為高帝初雖分河上渭南中地為三郡未幾即廢仍為內史無三可言乃以內史當二十六郡之一殊不知秦之內史在三十六郡之外高帝之內史亦不應在二十六郡之中且晉志既以漢之內史當秦三十六郡之一於此又當高帝二十六郡之三是一內史分之為四固為紕繆攷異即并而為一內史亦仍秦故名豈可以之當高帝所增之數此又晉志非而攷異亦未是者也文

景各六者文帝六為河閼濟南菑川膠鹵

後改高密

廬江城

陽景帝六為北海濟東

後改東平

山陽濟陰江都

後改廣陵

其一

闕晉志以為廣平是也其文九景四之說顯然與漢志違亦不待辨辨注據紀傳及表文帝二季立河閼城陽濟北諸國十六季立濟南菑川膠鹵膠東廬江諸國凡置國八景帝二季內史分左右又立臨江廣川江都諸國中六季又立濟川濟東濟陰山陽諸國又置北海郡凡置郡國亦八亦與漢志不合攷異以膠東衡山為文帝置建國凡九而濟南城陽為因舊都濟北即泰山郡不數景帝建國又有中山清河常山凡九置郡北海一

史二

九

而中山常山清河亦因舊都濟川國後廢亦不數此晉志與辨注皆非而攷異則有是有非者也武帝二十八者馮翊扶風宏農陳畱臨淮零陵犍為越雋益州牂柯武都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戣煌安定鹵河朔方元菟樂洎蒼梧交阯合浦九真真定國泗水國六安國也廣陵以江都改名丹陽以鄣郡改名南海鬱林日南以秦郡改名沈黎文山珠崖儋耳臨屯真番蒼海後皆廢不數晉志之失攷異已言之攷異有廣平蕪六安攷廣平不始於武帝以志注復故文覈之自見六安國志注云故楚高帝元季別為衡山五季屬淮南文帝十六季復為

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凡曰別者皆謂分其  
故地而別置爲郡國與更名之義異高帝分楚爲衡山  
武帝又分衡山爲六安則高帝所增有衡山武帝所增  
有六安明矣攷異於漢志失檢六安國而以廣平實之  
又於漢志一百三郡之數有不足又以內史實之種賾  
紕繆此又晉志及攷異斟注無一是者也昭帝增一曰  
金城諸書悉同後漢郡國以司馬續志爲正晉志違失  
之處攷異辨之悉當矣

漢律麻志嘉量說

漢志五量起於黃鐘之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

史二

十

斗十斗爲斛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莖焉其上  
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句其狀如竅以

縻竅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甬方左一右二陰陽  
之象其重二鈞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班氏此  
志本諸劉歆歆爲王莽作銅斛卽用此說故鄭氏注云  
今尙方有王莽時銅斛制盡與此同然而漢量初不然  
也攷工記臬氏爲量淡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龠  
其聲一寸其實一豆其目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聲中

黃鐘之宮劉歆所作銅斛竭意仿周量爲之然而周量  
卻不爾也後之讀志者不惟周量漢量之異同不辨而

本志之文亦未深究往往引用而失實臬氏所謂淡尺  
內方尺實一補準以九章算術方一尺淡一尺六寸二  
分容一石之數尙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鄭注  
已言之劉歆作斛之巧全在旁廐其法用銅方尺而圓  
其外以圓函方其四旁必有挑畔之界故曰旁有廐焉  
廐說文作斛  
云斛旁有斛鄭氏注曰廐過也算方一尺所受一斛過  
九釐又豪然後成斛是則其斛所受必仿周補所少之  
數爲之而廐所以補其少數也古補重一鈞其實體與  
容積相等劉歆作斛仿其制爲之其實體重二鈞其中  
容積亦必二鈞也但據本志言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

史二

七

二銖合龠爲合謂合其二龠重一兩也一斛之重有千  
兩而所容止二鈞尙少四十兩則二鈞九百六十兩爲  
其斛所受所少四十兩卽其旁廐所受也鄭注訓廐爲  
過謂其量之大有過平方尺也師古云廐不滿之處謂  
其方圓之畔有不實處所以補其米之不足也二說互  
相足尙書孔疏引志文以千二百黍爲一分十龠爲一  
合於斛重二鈞之文旣不可通臬氏三禮圖陳氏樂書  
以廐爲斛耳尤昧劉歆之任意矣臬氏爲量仰補覆豆  
耳升劉歆所作之斛欲偷又量故耳有三上三者謂中  
斛左升右合也下二者謂中斗及右龠也左一者所謂

左耳爲升也右二者所謂右耳爲合龠也合與升同爲  
斛耳口向上故曰上三龠爲斗耳口向下故曰下二龠  
在右下此有明徵聶氏禮圖有合無龠固不足據陳氏  
樂書有合龠二量而不當其位於本志上三下二左一  
右二之文全未之審矣嘉慶間長白斌曾於東河尋漢  
尺準之以爲漢斛其器上下唇皆有銘仰爲斛覆爲斗  
左右有耳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中有小窪以當龠此依  
聶圖而偽造者於陳  
氏樂書猶未之攷焉至古補重一鈞聲中黃鐘之宮劉  
歆之斛重二鈞聲中黃鐘程沙隨以器之輕重相遠爲  
疑固不足據駁之者以爲一鈞二鈞昇鐘律倍半之例  
亦非志意凡鐘律倍半其音相應者亦惟審乎厚薄之

史二

三

實體比乎中空之容積非倍半其數其音卽叶也志云  
重二鈞明其倍古補之數也云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一鈞一鈞之數明其仿古補一鈞之制爲之所以聲昇中乎黃鐘  
也或者以爲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上屬二鈞則志  
當云二萬三千四百矣雖然後之讀志者固多失劉歆  
之指而劉歆之制亦不無可議焉周補方千寸受六斗  
四升其一斛之積當如晉志所云古斛積一千五百六  
十二寸半劉歆所作之斛其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大於  
古斛五十七寸半大於古補實昇八分之三古補以一  
鈞應律出於自然今益以八分之三於律有不能應乃

如古黼之恣制其斛而別作焉庖以補其數之不足亦可謂巧而鑿矣異義引春秋左氏家說百二十斛為斛說苑辨物篇云十斗為石又云四鈞為石國語韋注云石今之斛百二十斛則一斗十二斛為兩一百九十二一升為十九兩有奇故鄭注既夕禮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皆據漢恣以言為張蒼據律定暈之初制而為天下之通行者也劉歆不以四鈞為斛而云斛二鈞此制惟王莽時行之非漢恣亦非古恣也而講經家乃引漢志以解經論律家又據銅斛之制以定律島見其可通哉

史二

三



讀漢禮樂志

漢高祖定天下命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又定宗

廟諸儀恣凡十二篇見曹爽傳號曰漢儀為一代之典章而

班氏藝文志不著錄以叔孫通漢儀為未善語見本志

故歆七略黜其書不著錄班氏因之禮樂志述叔孫通事亦甚略一則曰

通定儀法未備而終一似其書未完也再則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及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寔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似其書早佚也然攷唐孔賈化義疏屢述叔孫通禮器名物制度以滌鄭注之所自而鄭注周官縫人凌人引大槩飾棺諸制杜子春注周官小祝引街路之祭司馬彪續輿服志引戎車之泚此本傳所謂定漢諸儀法者是也許氏又經異義阮諶三禮圖其書雖佚而禮記疏引許案語有叔孫通曰祭之文左傳疏引阮諶禮圖有漢禮器制度冕制之說此本傳所謂定宗廟儀法者是也通之禮儀流傳甚遠

漢末唐初人皆習見而班氏禮樂志以爲失傳其一時未及見郭不然儒林傳敘於通之大射鄉飲諸儀何復自述郭後漢曹爽傳章和元年召爽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爽條正據此所言叔孫通書班氏於章帝末季曾及見之而東漢之初其書難尋亦可概見崔鴻佗十六國春秋未獲常璩書草成九十九卷輟筆後尋之復補蜀事勒爲百卷夫寧陽國志非甚難購之書也崔鴻一時亦不能獲書固有後世所盛行而時人苦不及見者此類是也班志不錄通所定禮儀實由其書之難覓後見其書又以獲臯不

克重修宋書南齊書未攷其顛末援以爲譏近王鹵莊商榷以爲漢無禮樂可志不尋已以空論了之豈其然乎夫通作漢儀僅十二篇於先王之容典不免闕略是以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發憤增歎後漢孝章亦病其敝略多不合經敕曹爽條正通書依準舊典襍以又經讖記之文換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又十篇可謂詳矣而東漢經師引證舊制不用曹爽仍據通書爲文則通書必有不可磨滅者在且通所著禮儀宜屬名家藏之禮官所著律令宜屬法家藏之理官班氏乃謂藏禮儀於理官固爲失實求禮儀於法家復何由尋傳其他荆泐志一篇先之以古制繼之以空議下述漢事亦疏略無足觀實與禮樂志同失蓋班氏於名泐兩家之書所見實陋不特作禮樂志時未見叔孫通書也如必曲護班書遂謂通所撰禮儀律令東漢之初已無其書豈通論哉

王充論衡謝短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佗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儀品十六篇當依曹爽傳佗十二篇蓋涉下文而誤本傳所併定朝儀漢諸儀泐宗廟儀泐及注疏所引禮器制度卽此之儀品十二篇是也云何在者王充亦未見

其書也充亦章帝時人東漢之初其書不絕如綫可想也其云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未知於何時或以爲卽今之儀禮十七篇古本少牢饋食與有司徹連篇難信通所輯禮十六篇中有爾雅必非禮經說詳禮書通故

讀漢藝文志一

漢儒注經各守義例故訓傳說體裁不同讀藝文志猶可攷見故訓者疏通其文義也傳說者徵引其事實也故訓之體取恣爾雅傳說之體取恣春秋傳孔子作十翼本不名傳志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師古曰

史二

去

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漢初不以十翼爲傳也後儒以彖爻爲經遂以傳目十翼非古也且十翼之體亦有不同彖象依經立訓與故訓近繫辭說卦專論大義與傳說近書家歐陽大小夏侯之章句故訓體也伏生之書劉向之五行傳說體也詩家毛公雖合故訓傳爲一而其書仍以訓詁爲主故以故冠傳齊魯韓諸家故與傳畫分附書齊韓詩故與傳說志並別之魯詩有故有說而燕傳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區傳謂申公祇有詩故不別作傳也云獨者以別齊韓詩有故復有傳也漢初講經之士重故不重傳傳多稜說非經

本旨故於魯故加獨字重別之志云魯申公作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亦以明魯詩之無傳也又謂齊韓詩傳或取春秋采襍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尋已魯最為近之

此據魯說而言與猶如也舊注非

亦以明傳說之不及故

也今三家詩盡逸惟韓詩外傳獨存其書襍采故事非注經正泐故謂之外傳卽翼奉傳孟注引齊詩內傳論四始及際事文選江賦李注引韓詩內傳述鄭交甫遇二女事所說怪誕亦乖經旨則齊韓詩傳實襍說之濫觴與毛公故訓傳體例迥別東漢師儒有鑒諸家汜濫之失其所著書或稱注或稱解詁悉用毛詩故訓傳例

然書主訓詁而有自號其書為傳者如馬融偽孔之尙書傳是也馬書今莫知其詳偽孔固主訓詁者也後人習聞其名於是大戴解夏正之文亦謂之夏小正傳

讀漢藝文志二

馬元伯作詩傳箋通釋據楚元王諸傳以為申公曾有詩傳志文叵傳下脫疑字當依史記儒林傳補之叵傳疑卽所謂疑者則闕不傳也以周竊以為不然班志載申公詩故詩說不及傳明無傳也志本劉歆父子而向與固皆習魯詩其敘述他書或有闕略於魯詩斷無遺漏之失而他書有稱魯傳者古人注體故與訓近傳與

說近羣籍僂引其書往往據其體例相近之名以為通

僂故魯之詩故可僂詩訓見史記儒林傳亦可僂魯訓見白虎通及續

志劉魯之詩說可僂詩傳如楚元王傳是亦可僂魯傳見後漢班固傳

章僂注非魯詩家別有此二書也漢儒林傳云申公獨以

詩經為訓故以教亾傳與志申公作詩訓故而齊韓皆

為之傳語意相同又云疑者則闕不傳與志言齊韓采

襍說非本義語意亦同參合兩文於義不尋重疑字檢

毛本史記儒林傳文與漢書同索隱云謂申公不佞詩

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據小司馬注於義亦不尋重疑

字蓋亾傳之傳對上訓故為文則闕不傳之傳承上以

史二 六

教為文索隱立訓最尋史意如佞無傳疑疑者則闕弗

傳意重語複班馬文法斷無如此冗猥也馬竹吾輯逸

書於魯齊韓之家法故傳之體例未之深究如所輯魯

詩故非故也實說耳韓詩故韓詩傳亦淆襍不清竊謂

齊韓詩之傳與說不必分齊韓詩之故與傳不可合魯

詩有故無傳自當據儒林傳為正而諸書之僂詩傳魯

傳者當一歸之於魯說不可入故

讀漢藝文志三

後世目錄家六藝類依經分門總經屬後此古法也然

古人多不立總經類總經即附於六藝之末唐長孫無

忌等佗隋書以爲漢志附爾雅於孝經卽取是意故隋志以論語殿六藝而爾雅卽附於論語後宋以來目錄家總經別爲一類則爾雅宜入於總經晁以道不溯其源委別立解經類不收爾雅反斥隋志附爾雅於論語之非并議及漢志夫漢志爲劉向父子所定義類甚密非晁氏所尋議亦非長孫等所與知也經之名至春秋時甚尊夫子述而不佗信而好古與曾子言孝何自尊其書名之曰孝經孝經者解經之書也曾子喜言孝夫子以爲孝之道詳于經詩書之經卽孝之經也故每論孝一章輒引詩書之言以廣其義漢初經師說書猶宗

此意如韓詩外傳其顯著者詩外傳爲解經之書孝經亦解經之書也是以漢書翟方進傳成帝冊書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直僭孝經爲傳藝文志之孝經類卽晁氏讀書志之解經故孝經說後漢石渠之及經義次之爾雅又次之漢石渠論及禮之淵藪爾雅又六藝之鈐鍵也自孝經之爲書不明乃議爾雅之不類孝經善夫鄭君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各殊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梃源故佗孝經以總會之知孝經爲總會羣經之書則漢志附爾雅於其類又何議哉凡解經之書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訓一論大義宗故

訓者其說必精而拘者爲之則疑滯章句破碎大道論  
大義者其起必博而蕩者爲之則離經空談違失本真  
博其趣如孝經精其說如爾雅解經乃蕪流弊漢志合  
而編之乃所以示後世讀經之恣愒今之講漢學講宋  
學者分道揚鑣皆未喻斯意

讀錢氏後漢書補表

後漢書無志表爲史家之闕事志已續於司馬彪而表  
至宋熊廣居方始補之近錢晦之大昭又病其疏陋更  
作補表以周合二書讀之熊表信不及錢而錢表亦有  
不及熊者如熊氏百官表竝載長樂衛尉太子大傅少

史二

三

傅大長秋司隸校尉錢氏譏其不明官制故所作公卿  
表舍司隸校尉而別河南尹毛生甫謂東京司隸校尉  
威權甚重河南尹等七郡皆其所部熊表名百官其別  
京兆尹等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可也錢表則名公卿尤  
不當舍司隸校尉而別河南尹又如別侯表下注郡縣  
名此本班氏舊例但兩漢郡縣互有分割作後漢表宜  
以司馬郡國志爲主不尋據班氏地理志武邑侯耿植  
鹵漢武邑屬信都東漢屬之安平章懷傳依據地理志  
爲文熊表則據郡國志不其侯伏湛鹵漢不其屬瑄耶  
東漢屬之東萊章懷傳依據地理志爲文熊表則據郡

國志盧紹弓校熊表右章懷而左廣居本非通論錢氏於不其從廣居於武昌從章懷尤屬兩歧此皆改熊表而失之者也錢氏分諸侯王王子侯二表亦依班氏舊例此固優於熊表而諸侯王皆皇子王子侯皆王子其部居截然有別若光武十皇子初封公後皆進爵爲王惟臨淮未進爵而歿終於公此當入之諸侯王表於例乃合錢氏屬之王子侯表則皇子降而與王子爲別名與實乖此其自定體例而失之者也

趙公首齊公章魯公興三人亦當入

之諸侯

王表中功臣侯表祝阿侯陳俊子浮水經江水注云建

武三十季徙封斬春槐里侯萬脩子普水經沁水注云

史二

廿

建武六季徙封汝氏襍陽侯景丹子尚水經濁漳水注云建武六季徙封余吾錢表皆未詳其季浮陽侯劉歆水經淇水注云建武十季夏封驍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爲侯國似十季初封平鄉其夏封浮陽又在十季之後依光武紀功臣增邑夏封在十三季熊表作建武二季夏封固非錢表以爲元季封尤失之矣宦者侯袁龍亭侯蔡倫元初元季封永甯二季有罪自殺攷蔡倫本傳倫死在永初四季且永甯止一季無二季義又於延光四季孫程等十九侯之末增以高望亭侯興渠東鄉侯籍建竝云四季十一月辛巳封攷孫程傳於封

程叅子壽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爲高望亭侯則興渠之封在封壽後非與程同日封也傳又云順帝卽位擢建爲中常侍後封東鄉侯則順帝封建更不在延光四年十一月辛巳矣熊表之誤錢氏於條例歷歷言之而錢氏之失又如斯甚矣著書之難也

### 漢縣道攷

漢州郡之下設縣道縣有令長道亦有令長其秩本同百官表云縣大率方百里有蠻夷曰道此明其別也縣主民事道主蠻夷故續漢志亦云縣主蠻夷曰道然北方之張掖酒泉敦煌武威南方之桂陽鬱林蒼梧牂柯

皆故蠻夷地均曰縣不曰道而左馮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隴鹵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越巂南郡零陵長沙等郡之隸中國者反縣道襍稱則所謂道者爲蠻夷水陸往來之通衢非指土著而言說文云道所行道也魯語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班氏於百官表以爲有蠻夷曰道於地里志各道下又自注某水所出則道爲蠻夷水陸往來之通衢明矣縣治土著之民故雖官蠻夷亦謂之縣道治蠻夷行旅之事故惟屬內地乃謂之道有縣不設道境內雖有道必其小者也其事亦襍治於縣如地志鹵河郡增山下云有道鹵出眩雷塞朔方

郡窳津下云有道出鹵北雞鹿塞是皆有蠻夷道而無其官者也有道不設縣其土著之民蓋又通轄於道亦有地大事劇有非道所能兼轄者則又道與縣竝設如地志上郡有雕陰道復有雕陰縣是縣治土著之民道治蠻夷之事而各有其職者也漢之道本不止三十有二地志所云據其設官者而言後漢仲長統傳注又作道三十四以百官表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之語敷之地志所記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其數適符則漢道似不畧有三十四然地志所記侯國之數止百九十有四其文已有脫譌則章懷

史二

三

注所言道三十四亦難決言其非矣今檢地志所記縣邑之以道名者左馮翊一翟道南郡一夷道零陵二營道冷道廣漢三旬氏道剛氏道陰平道蜀郡二巖道瀨氏道犍爲一犍道越巂一靈關道武都又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隴鹵四狄道氏道羌道予道天水四戎邑道緜諸道略陽道獬道安定一月氏道北地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上郡一雕陰道長沙國一連道止畧三十尙缺其二又檢巴郡閬中下云彭道沮池在

南彭道魚池在鹵南則鹵漢巴郡又有彭道矣

鹵河郡增山下

朔方郡窳津下但云有道出某塞不云某道非官也故不數

又檢高后紀二季武都

道山崩則鹵漢武都郡又有武都道矣

後漢續志亦有武都之武都道

則武都道有官矣故據高后紀以補之

今以班書所言二道補之則地志

道三十二之數斯全又檢司馬彪郡國志蜀郡下又有縣虜道汶江道此於班書無見文或後漢所增置合并道三十二則章懷注道三十四之數亦合攷郡國志所記於左馮翊之翟道上郡之雕陰道南郡之夷道長沙之連道零陵之營道冷道其馱隸內地者皆改爲縣惟廣漢犍爲越嶲蜀郡之屬益州者其道有九武都隴鹵天水北地之屬涼州者其道有六或夷爲縣或增爲道隨時制宜又與鹵漢異泐齊次風校班志旣遺左馮翊之翟道又不數巴郡之彭道乃據郡國志之汶江道縣虜道武都道以足其數殊非覈實之論近之論方輿者多爲所惑故辨之

漢南北軍兩宮衛攻

漢宮門內有衛兵隸於衛尉宮門外有南北軍隸於中尉衛尉中尉又領於大尉大尉位次丞相下總主武事自呂后以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產爲相國居南軍專主其兵而大尉無權故周勃欲入北軍不尋入然勃旣將北軍不先守宮而聽呂產出入產旣入未央欲爲亂又不親自決戰事甚可疑據文獻通考引山齋易氏

說衛尉居宮中顓掌南軍之權則產居南軍衛尉乃其屬而勃使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產殿門勢必不行僅分卒千人予朱虛侯擊產是直委肉倉虎矣玉海又謂北軍屯京城外則勃居北軍直擁兵自衛貪天幸以成功矣俞理初類彙以為北軍衛長樂南軍衛未央似勃居北軍先守長樂宮也然史文有曰章驅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勃則勃之北軍不在長樂明矣俞曲園叢書以為未央宮有北闕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大尉之謀在先尋北軍又似勃居北軍先守未央宮也然勃既屯

史二

芑

兵北闕外何復聽呂產之入產自南軍入北闕何復不知呂祿之屯軍此疑終莫之釋也攷漢高祖定天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以衛長樂未央宮呂后常居長樂惠帝常居未央叔孫通傳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閑往數蹕煩民佗複道來長樂曰東朝是未央在其鹵也數蹕曰煩民是兩宮相距不近也

武帝時李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

孟康云李為東宮程為鹵宮東鹵字互誤

三輔黃圖長樂宮在長安中近東

直杜門未央宮不言所在於都城十二門云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號杜門長樂宮在城中是長樂在東少南也又云南出第三門曰鹵安門北對未央宮北出鹵

頭第一門曰橫門漢書虜上小女陳持弓走入光門卽此攷成帝紀建始三季虜上小女陳持弓走入橫橋門至未央殿則未央在鹵少北也俞理初說未央在鹵南未是杜門橫

門皆長安城外之都門長樂未央自在長安城中黃圖亦弟言其所直百然兩宮之地一東一鹵不相連屬自

可知矣兩宮之中有御道道之左右有九市三輔黃圖云六市在道鹵三市在道東是也胡建傳云建守軍正

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說苑指武奏曰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臣謹斬之則北軍近於市其所

屯之地在兩宮之中於此有明證矣百官公卿表云中尉屬官有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屬焉又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中壘者北軍之壘也中尉屬

官有兩中壘尉一中壘校尉則中尉領北軍於此有明證矣北軍之壘近市市夾御道故式道左右中候候丞

又屬焉中壘之有校尉雖始武帝而北軍之併中壘實襲舊名蓋以南北言其軍在兩宮之北故曰北軍以東

鹵言其軍在兩宮之中故曰中壘合觀諸文北軍所駐之地可尋見矣呂后病甚令祿產將南北軍誠之曰我

卽崩帝季少大臣恐為變爾必據兵衛宮慎無送葬為人

人所制則南北兩軍均有衛宮之責非南軍專掌宮門

北軍不與也然南軍自武景以後不見於史其權自輕於北軍故呂后以南軍屬相國北軍領諸上將軍大尉周勃謀先奪北軍亦職是故也北軍屯所掘兩宮中樞而未央在鹵北與北軍尤近勃尋北軍卽令曹窋撫未央宮衛尉曰毋內相國產殿門衛尉旣受約是未央已爲勃守矣產入宮欲爲亂勃又遣劉章帥卒千餘人助之是勃之衛帝亦不爲不急矣其不過產丐宮門外者所謂未敢訟言誅之也且拒於宮門外產必入南軍勢將厚集聽其入而遣千餘人守之如虎落窰中使無所脫故史曰產至殿門弗尋入徘徊往來狀其不能遂不

史二

七

能退也長樂在東南與南軍近其衛尉呂夏始又爲產黨非勃所能使令勃恐不勝諸呂故緩之章旣斬產遂載謁者持節信斬夏始史曰馳走斬長樂衛尉還馳入北軍報大尉爲未央在鹵北長樂在東南勃居北軍近未央而長樂較遠故之長樂曰馳走之北軍曰馳還也文帝入未央宮卽位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於外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宋昌張武皆代邸舊臣時宮中未靖故以二人分攝南北軍及衛尉而灌嬰爲大尉無兵權此亦一時權制也景帝以後改大尉爲大司馬主武事改中尉爲執金吾領北軍而衛尉之兵未屬如故

至宣帝地節三季拜張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總領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於是尋如其初太尉制又攷祿產之將南北軍在呂后末季而史記於惠帝之崩述陳平從張辟疆計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漢書不言呂祿資治通鑑直刪其事以爲所言非實攷漢南北軍有主帥又有護軍亦曰監軍史任安傳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劉屈氂傳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是也陳平亦請呂台呂產爲將以監兩軍非卽爲南北軍將也荀悅旃漢紀云請呂產呂祿爲將監南北軍事此語覈實但當依漢書作呂台呂產無呂祿

史二

其

漢司馬門司馬殿門殿司馬門攷

漢宮殿之制竝有內外二門殿之內門有中郎將守之其官屬光祿勳光祿勳署卽在殿內門外宮之外門有司馬守之其官屬執金吾執金吾署卽在宮外門外若殿之外門宮之內門皆公車司馬守之其官屬衛尉衛尉寺在殿之外門外宮之內門內史漢之傳司馬門者皆指宮之外門而言司馬守宮之外門司馬爲其專傳故其所守之門卽謂之司馬門漢成帝紀周官宮伯注蔡邕獨斷司馬彪輿服志僦宮之內門曰司馬殿門所以別司馬門也漢官儀百官表注僦殿之外門曰殿司

馬門又以別司馬殿門也司馬門以守宮之司馬尋名司馬殿門殿司馬門皆以公車司馬尋名謂之司馬殿門者明此為宮司馬近殿之門非宮之外門也謂之殿司馬門者明此為殿之外門非殿之郎署門并非宮之司馬門也漢舊儀於皇帝起居制歷言宮司馬內有殿外門署殿內郎署此殿有內外門之證又言大夫見孝廉上計丞長史皆於宮司馬門外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三輔黃圖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司馬主武事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此宮有內外門之證舊儀云殿外門署屬衛

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百官志輒金吾掌宮外戒司非常之事注引胡廣云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此光祿勳署在殿內門外衛尉署在殿外門外執金吾署在宮外門外之證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武帝更名光祿勳續志光祿勳屬官有中郎將表又云中尉秦官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更名執金吾舊儀云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此中郎將屬光祿勳宮司馬屬執金吾之證表又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此公車司馬屬衛尉之證三輔黃圖漢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張釋

之傳上拜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此公車司馬門  
在殿門外而公車司馬兼掌宮殿門之證漢官儀云公  
車司馬掌殿司馬門掖微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  
徵召皆總領之百官表注亦引此文此殿司馬門為公  
車司馬所掌之證公車司馬屬衛尉舊儀云殿外門署  
屬衛尉王莽傳云莽改公車司馬為王路四門則公車  
司馬所掌殿司馬門卽殿外門可知矣舊儀又云司馬  
掖門殿門屯衛士皆屬衛尉此司馬殿門亦為公車司  
馬所掌之證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尋為大

史二

三

父母父母兄弟通籍舊儀云宮司馬內百官按籍出入  
一曰宮司馬中一曰宮司馬內皆據宮之內門為言又  
參以宮正先鄭注云若今時無引籍不尋入宮司馬殿  
門則司馬殿門卽宮門之在內者亦可知矣成帝紀中  
陵司馬殿門如注以為如生時制與詔語合師古從瓊  
說誤以為司馬門元帝紀宮司馬中應劭以為卽司馬  
殿門故釋以宮內門師古又反其說以為宮外門皆由  
於不知宮門之有內外也賈公彥又以司馬殿門為宮  
殿之通稱阮氏校勘記遂疑先鄭注殿字為衍盧來廡  
又疑先鄭注當作殿司馬門是又不知漢之殿司馬門

為殿之外門司馬殿門又為宮之內門也

史一

世一

受業顧鴻圖  
家鸞全校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紙面嚴重損壞及墨迹塗抹，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左側有「...代...」等字樣。

史說略三

案出身漢代相案引其文

襍箸之三

定海黃以周

漢歲時案比攷

後漢安帝紀元和四季詔曰月令仲秋養稷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雖有糜粥稷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注引東觀記以為方今八月案比之時續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季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兩書所言悉合說者謂漢之案比在八月信不誣也然江革傳云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攷經史之言歲時者皆指一歲中之四

史三

一

時為言鄭注周官小司徒云歲時入其數如今四時言事可證則漢於一歲之中四時皆有案比非專在八月矣文帝紀元季三月詔曰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養老之意與安帝詔語合是亦歲時案比之一不尋謂三月無案比斥惠半農說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高注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尤其顯證續百官志云縣道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是秋冬亦各有案比也但漢案比自分大小鄭注小司徒大比引司農說若今時八月案比是漢之案比以八月為大也又注黨正以歲時蒞校比云如今小案比是漢歲時案比其法較八月為小也江

革傳言其孝親之周故舉其細者曰歲時案比續志紀  
制度自宜舉其大故曰八月案比史志立文言各有當  
讀者參互攷之可知其詳矣漢汝縣道歲時四案比春  
夏之案比不上於郡國至八月統覈而上之為郡國九  
月斷計其事較重故曰大案比自賈公彥誤以大案比  
亦三季小案比在八月說者謂漢歲一案比失其實矣  
又考案比之法有四曰校戶口曰稽計簿曰錄囚徒曰  
考殿最鄭注小司徒大比云使天下要簡閱民數及其  
財物民家六畜車輦  
官家賦稅皆是續志州刺史下云諸州常以八月  
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皆其證賈公彥專舉戶

口為說亦屬一偏若夫養老講武為案比後之餘事又  
不在此數

漢計吏攷

漢縣道歲時四案比春夏之案比俟秋八月會其成而  
上之郡國郡國於九月斷其計而上之刺史刺史巡行  
所部郡國以覈虛實歲盡詣京師奏之此其定制也歲  
終奏事史志具有明文而案比斷計巡行紛紛異說今  
據周官鄭注以證史志知歲時四案比為縣道之小案  
比八月案比為縣道之上諸郡國者謂之大案比詳本篇  
大案比所以在八月者為郡國之斷計在九月故也斷

計所以在九月者爲刺史將巡行郡國故也刺史巡行必非一月所能周故奏事又在歲盡也鄭注小行人云今令計文書斷於九月續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下注引盧植禮注亦同此斷計在九月之證也刺史巡行所部錄囚徒課殿最以驗郡國所計虛實其事宜在斷計之後而續志謂刺史巡行亦在八月或作者傳聞有誤或後人傳寫有錯未可知也且漢此法亦放古制爲之周制畿內之吏於歲終奏事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是也其畿外之諸侯上計則在秋小行人云秋獻功鄭注云功攷績之功是也漢令天下郡國

皆於九月斷計歲終上計合周畿內畿外兩制而一之中開尋容刺史之巡行此當時儒臣損益古制而極有斟酌者盧植注禮不尋其說以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之故斯亦謬矣鄭於歲終奏事注云若今上計於秋獻功注云若今斷於九月以明漢制之由來義勝於盧又攷董子繁露攷功名篇攷試之添大者緩小者急賢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攷天子三試而一攷先後三攷而黜陟命之曰計此董子合周漢兩制而參定之將以爲後王法者

鹵漢京師郡國並有都試都者大也大會武士而試之也其時爲九月其事爲講武京師之都試其職掌於大將軍會試者郎羽林及諸校尉也郡國之都試其職掌於都尉而試之於太守之治令長丞尉畢會左右部軍車騎材官士咸集京師有都試事見萇刺王旦傳都試亦曰都肄大將軍都肄郎羽林調校尉見霍光傳大將軍都試光祿勳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見師古注此事之昭箸者也郡國之武士則試於都尉光武興省其官事亦遂寢注家因之混說莫尋其詳韓延壽傳曰徙爲東郡太守於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

事師古無注下又追敘其事曰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節兵車云云師古注云每歲大試又不覺其卽上文之都試翟方進傳曰少子義徙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等結謀以九月都試日部署將帥起兵則都試在九月有明證矣如某注不以都試爲講武而渾云課殿最與韓傳違應劭漢官儀云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在八月亦與翟傳悖夫郡

國都試之事本掌於都尉都尉者太守之典兵禁者也

百官表云郡守治其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事景帝更名都尉郡太守缺都尉行事故翟義以諸曹卽出爲南陽都尉行故都試之日太守必約都尉續百官志云中

興建武六季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都尉  
省都試遂廢則都試掌於都尉不典於太守明矣且鹵  
漢太守都尉各有治所不同在一地卽以東郡言之太  
守之治大率在首縣濮陽而都尉治在東阿見地理志  
日後漢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好之  
弇事當王莽時郡尉卽都尉試騎士卽都試都試掌於  
都尉耿弇傳有明證漢官儀渾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  
會都試詔少別白又以郡尉試武士爲歲終講武勒兵  
不特與翟方進傳悖於八月都試之說亦自相矛盾矣

史三

八

### 漢太學辟廱攷

古之所謂辟廱者太學是也漢有太學又有辟廱誓灼  
注藝文志云鹵京無太學其說蓋本於禮樂志顧志歷  
敘成帝時諸臣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未成及  
王莽爲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則謂鹵京  
無辟廱可也而大學自武帝時已立之故武帝紀有興  
太學修郊祀之文王裒傳鮑宣傳儒林傳敘言大學者  
史文疊見誓灼誤以辟廱當之遂謂鹵京無大學豈事  
實哉王莽傳曰莽奏起明堂辟廱靈臺誌新制也又曰  
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此謂其因舊

大學而式廓之三輔舊事云漢大學中有市有獄辟靡  
燕市獄波三輔黃圖亦引王莽建舍起市事屬之大學  
不屬之辟靡甚為有見顧黃圖以漢之辟靡武帝時已  
有之引河閒獻王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以證又引  
禮樂志犍為尋古磬事而不錄王莽奏起辟靡其意蓋  
謂鹵京辟靡不始於莽與班志異攷兒寬傳武帝封  
泰山還寬上壽曰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靡師古注云  
祖始也辟靡始立於武帝與黃圖正合然以禮樂志攷  
之武帝卽位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天下會竇太后好  
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則兒寬上壽正值武帝欲

立之時懲臾言之非果立也此自當從班志不尋如黃  
圖之說徐天麟化鹵漢會要辟靡篇從黃圖以為武帝  
時有辟靡又詳錄禮樂志王莽始起辟靡事再後矛盾  
而辟靡大學分爲二尙不誤也且漢立大學諸臣復請  
立辟靡者亦自有故古者辟靡有文學中大學者天子  
之所自學外四學當入學與太子齒學禮篇曰東學尙  
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南學尙齒而貴誠成均是也鹵學  
尙賢而貴德誓宗是也北學尙貴而尊齋上庠是也大  
學承師而問道辟靡是也易太初篇曰太子旦入東學  
晝入南學暮入鹵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

所自學也漢之大學專以造士而辟廡與靈臺明堂號  
稱三廡為天子講學及祀先師先聖之地古者大學學  
禮重祀禮輕曰釋采曰釋奠禮至簡也後世祀禮與學  
禮並重故漢分辟廡大學為二處今大學曰辟廡祭於  
斯學於斯論者謂之近古而郡縣之學專為祭祀之所  
號之曰文廟非以造士也典司者曰教官實守廟廡非  
以訓士也漢武帝令郡國立學校官其敝當不至此  
論漢博士弟子師法

古者於國立學曰大學於鄉於遂立學謂之小學大學  
之士由小學進之漢初京師立大學以造士而郡國未

史三

七

有學後武帝因文翁事令郡國立學校官其師百石卒  
史其弟子不上貢於大學時廢時修卒無成效惟京師  
之大學多書籍博士皆通儒故一時英俊好學之士皆  
受業於京師其由郡國薦者皆其屬吏所謂二千石謹  
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大常尋受業如弟子者如文翁遣  
張叔十餘人受業博士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卒學長  
安郡縣守令遣兒寬蕭望之楊終仇覽及鄭康成

康成就大

學為高密令杜密所遣見杜傳

受業兩京斯最著也其志士自詣大學

受業者若梅福翟方進何武張禹逢萌周黨嚴光鄧禹

朱岑

上三人與光武帝同遊學長安

岑子暉卓茂劉隆桓榮郭丹王充

符融王霸程曾景丹周磐張衡魏朗廉范任延任安魯  
恭恭弟丕岑暉宗慈崔駟崔琦張劭范式高彪井丹范  
康崔瑗申屠蟠李固張馴孔僖李育魏應任末包咸服  
虔亦犖犖可數者漢大學藏書之富等諸祕府藝文志  
云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如注引七略云外  
則有大常大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是其證矣然道德賈純一而驚廣反荒學問賈專精而  
愛博反褻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匹以持一統恣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  
息然後統化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武帝初立  
雖不能盡從仲舒言而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贊

董子之力也時齊魯間多老師宿儒帝聞之輒以東帛  
蒲輪聘至京師昭宣以後增設博士時若施雠歐陽地  
餘戴德戴聖韋元成蕭望之輩皆一時名師光武中興  
立十四博士亦選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  
之徒爲之海內諸大經師畢集於朝承學之士舍京師  
其誰與歸且博士之教弟子也各以家法授其徒徒亦  
謹守家法不敢略有出入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少異其

涑梁邱賀證明其非焦延壽自謂從孟喜翟牧白生又不肯仞魯丕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先傳師言非從己出恣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然則博士之設教非先師之說不講也非六藝之教不習也其傳之也艱其信之也篤師道立而善人多師法嚴而異端邪說不能撼其中故鹵漢君相好黃老終其世不盛行東漢浮屠入中國終其世不克熾職是故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吾於兩漢見之矣雖然過泥家法而孤陋之做起不能博通不守家法而穿鑿之做又起憂傷完樸劉歆移書讓大常博士曰綴學之士苟因陋

就算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此鹵漢之做也徐防上疏曰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陋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尋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此東漢之做也陋學不克以行遠鑿說最足以惑人劉書破家法而立議閔徐疏崇家法世澁

論漢試用博士弟子法

漢學校之教掌於太常博士及博士弟子皆太常試之

太常每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天子擢高弟為講郎給

事近署儒林傳序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嘗拜議郎矣成

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

以久次補諸侯大傅於是博士有外補法其試博士之

弟子也受業一歲皆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儒林傳序贊其法

分甲乙丙三科甲科為郎中乙科以下為掌故皆由太

常籀奏儒林傳序詳見下讀公孫宏篇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竝以射

策甲科為郎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而兒寬射

策為掌故史不言甲乙蓋丙科也乙丙二科竝補掌故

而以公孫宏奏請選補博士弟子疏參之掌故又分治

禮文學二等乙科之掌故為治禮掌故王莽傳亦單稱

之曰治禮丙科之掌故為文學掌故量鎔傳亦單稱之

曰文學既補治禮文學兩掌故乃用以卒史等官而又

分內外兩途此自公孫宏制之說竝詳見下本篇兒寬以射策

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為內補添廷史文學內

卒史也寬以文學掌故補文學卒史其秩百石見本傳臣贊注

續百官志引漢官云廷史文學百石是其證也蘇林以為六百石非然則文學掌故之秩

其百石以下與治禮掌故高於文學一等尋比百石而

平當以大行治禮補大鴻臚文學同正百石續志引漢官此文學

與文學掌故有別亦外補也其外補之法具詳公孫宏疏云比

史三

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  
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六人  
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  
補郡屬備員比二百石以上謂高第之未補郎中者也  
比百石以下謂諸掌故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秩皆三百  
石或以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為百石誤說已詳下篇郡太守卒史秩皆百石此  
正補法也中二千石屬卽所謂左右內史卒史郡屬卽  
所謂郡太守卒史擇掌故謂擇治禮掌故可以下句言  
文學掌故使之正補人數不足治禮掌故比百石可僭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文學掌故在百石以下可僭補

郡太守卒史皆外補也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卒史此其秩之左遷者其業  
成而退歸郡太守亦有辟為掾曹又謂之右職見文翁  
傳注

漢博士弟子庸有窮餓終其身者與然弟子以射策得  
科第亦甚難矣初武帝增博士弟子又十八歲課所取  
士不過數人平帝時增弟子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  
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此王莽媚士之法非典也東漢和帝從徐防言上第不  
過六人順帝陽嘉元年又增甲乙科員十八質帝本初  
元年大學歲滿課試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

人其取士之不濫如此增甲乙科員十人謂增上第六人爲十人也舊說於平帝時課

法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外夏而索隱引如注云漢增十人大誤今類敘之舊誤自見

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

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此與歲試之法

不合其諸天子特詔賢良文學之科與

讀儒林傳公孫宏疏

公孫宏爲學官悼博士弟子之鬱滯奏請選擇其秩史

漢儒林傳並載其疏文字多異同注者疏略校者亦復

不達宏意今舉其字義晦滯者引而申之疏曰太常擇

民季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此漢選士法

史三

三

也又曰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悖所聞史聞下有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顏注聞

部屬有是人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史作當與計偕詣太常尋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書作此漢選吏法也古者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漢世士

與吏合爲一途皆尋受業於博士猶存古法博士所教

亏大常一選于令相長丞說詳而惟吏常與計偕士固

不爾矣今士亦自稱偕計失其傳也又曰通一藝以上

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書無太常籍奏

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蓺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此漢待士吏之恣也博士教弟子一歲輒試奏其能否於太常語見續志太常以聞

天子能用否即罷而吏之舉於所屬令相長丞者太常又請其諸能稱者不稱者罰此即後世坐舉主之法

也班書化而請諸能稱者史記化而請諸不能稱者罰意本兩通顏注非何義門校語亦未當又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宜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今毛本史

記以治禮掌故化治禮次治掌故六字徐廣引一云又化次治禮學掌故六字檢元中統本明游明本記文次

史三

三

字乃以字之誤徐注次字亦當化以史文當依徐注所

引化以治禮學掌故為是班氏化漢書以治學義複故

曰治禮掌故掌故者治禮之官也亦謂之治禮平當傳

王莽傳所謂大行治禮是也其學此禮義者別謂之文

學掌故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是也以治禮掌故以

文學禮義十字連讀其官秩遷升時多留滯宏請疏通

之故曰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即儒林傳敘所謂宏

悼道之鬱滯是也顏注非劉貢父校語亦未當又曰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蓺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顏注內地之郡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偷員偷員承上不足為言顏注云示并擢之非實用亦未是此宏所奏請與太常

臧等議微有不同臧等所議止請留補內用為掌故文

學宏悼鬱滯又請與外卒史同補而外卒史之秩又不

同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秩二百石黃霸為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是也漢書注卒史秩百石據郡太守言也比二

百石以上即上所謂高第之不補郎中者吏秩百石又

通一藝以上尋比二百石故並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

其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此皆正補之次也正補

人數不足則借補之擇掌故謂擇治禮掌故也治禮掌

史三  
西

故補中二千石屬即上所謂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屬

卒史下郡屬謂郡卒史蘇林云屬亦曹史未是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

風大行後改為大鴻臚續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

河南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皆秩中二千石是也文學

掌故補郡屬即上所謂補郡太守卒史治禮掌故尋補

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其秩比二百石文學掌故但補郡

屬秩仍比百石以下此治禮掌故與文學掌故之差別

也鹵漢博士弟子選試之後可以內外通補其例自公

孫宏此疏開之於是郡卒史用文學而郡文學有卒史

之名元帝置郡國又經百石卒史即文學掾也是為後

世鄉學教官之權輿資治通鑑纂述公孫宏議奏云為  
博士官置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  
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語皆失覈漢恣高第  
補郎中其次補治禮掌故又其次補文學掌故分三等  
通鑑合治禮文學為一職一失也吏通一藝以上謂其  
受業於博士者亦弟子也故曰常與計偕詣大常尋受  
業如弟子通鑑分弟子與吏為兩途二失也吏之遷秩  
一如弟子渾曰以為右職未知何官文翁傳顏注右職  
郡中高官此受業博士而歸者以為掾曹之屬非補卒  
史三失也文獻通考語戛悖謬劉貢父何義門校勘之

史二

五

疏猶其小焉者也

論后倉曲臺記非專言射禮

漢藝文志禮家后倉曲臺記九篇如某注云行禮射於

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王隆漢官曰大射於曲

臺似記專為射事也服虔注云倉在曲臺校書著記

因為名又似記不專為射攷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

狀注引七略云宣皇帝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

記之曰曲臺記又如注與七略合矣竊謂記有九篇

必非專論射事蓋宣帝以曲臺為射宮專取后倉述射

之辭以記曲臺至劉歆時記猶存故云至今記之其書

由此尋名故云曰曲臺記此亦明其著書之地與其書之所由顯也豈謂所記九篇皆射事哉孫惠蔚曰曲臺之記載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恣備物之體賤有具焉是則九篇所記於祭禮尤詳明不獨射之一事可知也史記儒林傳曰禮至秦焚書棘叵益多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今所傳禮經十七篇曰士冠曰士昏曰士相見曰士器曰既夕曰士虞曰特牲曰鄉飲曰鄉射九篇皆士禮也后倉傳高堂生之學所記九篇蓋卽說此士禮之九篇故大戴次經以冠昏相見器既夕虞特牲鄉飲鄉射居禮經之首明其師授

史三

六

受淵源之所自也但后倉以此九篇士禮推說天子諸侯之制不及古文禮爲詳故志又曰古經多三十九篇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瘞倉等推士禮以致於天子之說大戴記有公冠篇珣周成王漢昭帝事卽由士冠禮推之王伯厚以此篇爲曲臺之一其言雖無確據而所謂推士禮致天子要不外是矣自今禮經次第一依劉向別錄注疏家又以鄉飲鄉射爲大夫禮於是高堂生傳士禮之語不明后倉曲臺記九篇亦不知爲何

書

或疑后倉在宣帝時昭帝之冠不關倉事非也孝昭八歲卽位凡十三季二十一歲崩孝宣世后倉以最

明士禮聞  
見蘇文志

漢大歛攷

東漢歲十月有天子及郡國大歛學校以饗耆老之禮  
范書言之不詳續志誌之又失事實當據經注補正其  
文月令孟冬月大歛燕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  
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歛別之於燕  
依詩就校其禮區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  
謂有牲體爲俎也攷古歛禮之行於學校者皆謂之饗  
曰饗孤子曰饗耆老其最著也大歛於學用饗禮鄭注  
大行人云饗設盛禮以飲賓筓形弓云大歛賓曰饗說

史三

七

可互證云別之於燕者明饗禮大於燕也云其禮區者  
禮經燕饗禮也注又引七月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  
般羔羊躋彼公堂毛傳公堂  
學校也云是幽頌大歛之詩是則

大歛之用饗禮由來久矣漢時饗禮已區而當時議禮  
諸臣用燕禮代之顯宗紀永平三年十月牽辟雍初行  
養老禮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詔曰莫春吉辰初行大射  
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區夏攷漢行大射  
在三月故月令季春大合樂注有今天子以大射郡國  
以鄉射代之之說踐辟雍之令月當依東觀記作十月

李注

故月令孟冬大歛燕注有十月歛酒於學今天子

以奠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之說續禮儀志云永平  
二季三月上始帥羣臣養三老又夏於辟雍行大射之  
禮其語甚繆永平二季季辟雍養耆老據本紀在十月  
不行大射莫春季辟雍行大射據本紀在中元元季又  
非養老此由誤讀詔文牽合兩事為一致與鄭注相違  
張衡東京賦云日月會於龍狔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  
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僻綜注狔尾也日月會於尾謂  
十月時此與鄭注正合詔又云侯王設醬公卿饌珍膳  
親袒割報齏而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  
於庭

燕禮記  
舞則句

竝與奠禮合故鄭有天子以奠禮代之之

史三

六

說然奠禮無饋食而詔及續志有執醬而饋報齏而醕  
之語者兼用大饗之逸禮也春人凡饗食其其食米注  
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奠與食是其證也

詳見  
禮故

奠禮用

朝服而鄭注云今天子辟雍行奠禮元冠而衣皮弁服  
者用天子制也奠禮以諸侯立文諸侯之朝服天子則  
以皮弁此通禮也特衣皮弁服而仍冠元冠斯兩違矣  
鄭云與禮異明其失也至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續  
志亦誤屬之三月劉注知其失而補之曰孟冬亦如之  
白虎通義云十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復長幼之義此  
雖據黨正飲序在蟠月為文而白虎諸儒當時議禮定

在十月可知也於此祭先聖先師此又因耆老禮而及之義見文王世子篇田法東田皆按秦西田言之論秦漢唐宋田制異同而東南之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法也管子司馬法言之說經家咸宗是說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起於何代與曰說文畝下云秦田二百四十步爲畝玉篇畝下云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爲畝三十步爲畹通典州郡門云商鞅佐秦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困學紀聞引通典云商鞅佐秦步爲畝翁注云通典無此文失檢唐突厥傳亦引杜佑是語此畝二百四十步始自秦孝公之說也鹽鐵論云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

史三

充

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玉海云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此畝二百四十步起於漢初之說也攷秦自商鞅開阡陌三晉之民多鹵之秦商子書亦自言以草茅之地來三晉之民爲其畝大於周制也許叔重顧野王之言必有所授之矣而桑宏羊所述以爲起於先帝者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是洛以鹵之地盡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而東南之國仍從步百爲畝之舊故王制有當今東田之文東田者對秦鹵田言之東田仍以步百爲畝也鹽鐵論化於昭帝時其云先帝制

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蓋指武帝漢會貨志敘武帝力  
農之詔下載趙過代田法云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  
晦又頃注引鄧展曰九夫爲井三夫爲屋於古爲十二  
頃古百步爲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爲畝古千二百晦則  
尋今又頃據此武帝之時改十二頃田爲五頃是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矣其不云十二頃爲五頃而云一井一  
屋爲五頃明是續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  
鹽鐵論所言卽指此也然則秦漢大其畝爲三百四十  
步其步若干尺今又尺爲步其亦起斯時與曰步用六  
尺秦漢之制同也何以言之新序紀商鞅之法曰步過

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史記紀始皇之制曰數  
以六爲紀輿六尺六尺爲步是秦孝公至始皇其步尺  
一同周制矣且非獨秦制爲然漢亦如是漢志言古十  
二夫之地爲晦又頃是畝二百四十步步六尺也又攷  
九章算術又曹算經以及孫子算經諸書亦莫不以六  
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是漢雖變畝法而六尺  
爲步之制亦相承不改也魏晉以來尺漸加長至六朝  
之末遂有八尺爲步之名晉志曰摯虞謂晉尺長於古  
尺幾及半寸魏書高允傳曰古人言方一里爲田三頃  
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畝以漢尺計之古一里爲

田三百七十五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五百畝而高允傳云爾者以晉尺計步也而步以六尺尙仍古制故當時甄鸞注算術紀遺尙云六尺爲步也通典云今一步又尺程大昌演繁露云唐尺一尺當六朝尺一尺二寸其實唐尺長漢尺二寸承周隋之制夏侯陽周隋之間人也其化算經有論步數不等章云田曹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韓延注云此古法也襍令諸度地以五尺爲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田令諸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韓延注云此今用之韓延亦隋人也據此今制又尺爲步其法變於周隋之圃矣然

則今之步畝較古制相去幾何曰以漢志十二夫爲畷又頃計之則畝之步雖增而步之尺實同於周則周百畝當漢四十一畝強也以魏高允傳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計之則畝之步旣增而步之尺又長於周則周百畝當北魏四十畝強也以通典又尺爲步及演繁露唐尺長漢尺二寸計之其田之相當與漢同宋承唐制故朱子語類說宋步弓亦有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之說今尺與周尺之長短說人人殊或云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六尺爲步當今尺三尺八寸四分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強或云今尺當周尺一尺三寸五分

又尺爲步當周尺六尺七寸五分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七畝強然依周尺百二十又黍之法推之古者般步縱八尺參于黍橫六尺參七尺又十黍步縱七尺又萬黍畝縱七千又百萬黍周步縱六尺參七尺又十黍橫如之步縱八十六萬二千又百黍畝縱八千六百二十五萬黍周秦開學者所定步縱六尺四寸參八百黍橫六尺如般周之制步縱六十萬黍畝縱六千萬黍秦步縱橫不尋過六尺步縱如周畝二百四十步縱萬三千又百萬黍漢步畝如秦制今戶部尺百四十八黍步縱橫又尺縱八十四萬七千六百黍畝二百四十步縱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黍則周尺當今尺八寸四分周百畝當今田四十二畝弱以此相推旣與漢志魏書所言可通朱子語類說宋步弓亦相近然而參黍之法亦難言矣

### 論隄田

秦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兼井之弊起後之賢君相欲救是弊而卒不能救者以井田之難復也雖然井田不能猝復宜少近古則隄田之議尙矣隄田之法漢董子荀仲豫唐陸宣公宋蘇老泉竝言之而其設施之善當以北魏均田之制爲最北魏孝文時用李安世言始行

均田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其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  
絕者盡入爲公田以供給貧民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老及身沒則還田諸應還之  
田不畧種桑榆棗栗種者以違令論諸桑田皆爲世業  
身終不還其田有盈其限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  
汰盈者畧賣其盈不足者畧買所不足不畧賣其分亦  
不畧買過所分是則其制爲公田以相授受者固非奪  
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人也其聽民賣買有制以節之  
所以合均給之數也此法旣行久而無弊倘其統一區  
夏享祚日長隨時斟酌而行之則天下之土田可以稽

數而授而兼并之患絕矣惜乎其未能成也唐初敕北  
魏制有口分永業之授不數傳而兼并之弊又起無他  
唐制聽貧民畧賣其世業田自狹鄉徙寬鄉者畧賣口  
分田而不仿北魏不畧賣其分買過所分之制也夫田  
之受於公者非特口分不畧私鬻卽永業亦何畧賣買  
其私田之賣其盈并賣其分容可不禁而盈者不畧買  
過所分不容不禁也且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  
爲夫一夫者一家也非每人而給之也北魏二百四十  
步爲畝每人給露田四十畝過於古制唐初度田之法  
一夫受田一頃迨其後人繁田少勢不能給此立法之

不善也世值兵燹初靖田野荒蕪能斟酌北魏均田法  
用之於一變之後爲邦百季則天下未有無田之戶者  
而兼并之患絕矣若夫漢師丹隄田議期盡三季犯者  
沒入官元趙天麟言隄外之田就今佃戶爲主未墾闢  
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如其說是未見授田之益先  
受奪田之害此與王莽化王田以擾民無以異也

論隄田二

隄田之法行而天下無無田之戶無甚貧之民無不耕  
之家今之世富者田連阡陌而不耕耕者向人索田而  
歸其租於富人是以富者坐享豐厚而貧者益貧漢董

史二

壹

仲舒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此卽今之分租耕者  
納其半於田主而貧民困矣而富者猶嫌煩擾也唐陸  
贄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  
畝至一石者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此  
卽今之包租每遇凶歲糞其田且不足而富者必取盈  
焉而貧民愈困矣而富者猶慮其不輸納也吾鄉人多  
田少耕者索田如不可尋富者令其先一季出租後一  
季耕田謂之傻田耕者一遇凶歲佔衣服且不足再遇  
凶歲妻子鮮有不凍餒者矣而富者於此旣無分租之  
煩擾又無慮包租之不輸納自謂可坐收其利焉雖然

亦甚有害吾少時聞一家嘗僂田於耕者豫俗下季之租而用之習以爲常後以連遭凶歲而耕者無力僂田悉歸其主主旣無豫俗之租可用且置農具爲自耕計而費尤大家由是敗近百季來僂田法實兩敝之道也若夫隄田之制行而諸弊自息貧者可自耕其田穀米菽粟不分於富人官骸手足不役於富人人各饒於食亦宜自殫其力也富者欲招人耕其田勢必難利必薄則亦相率而力於田矣故曰隄田之法行而天下無無田之戶無甚貧之民無不耕之家

宋史建中靖國郊祀天地攷

史三

重

宋史徽宗紀云建中靖國元季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圓丘是合祭也又禮志三云建中靖國元季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改合祭之禮韓忠彥以爲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說帝亦然之遂罷合祭則以爲分祭矣後連異王偁東都事略云十一月庚申祭昊天上帝於圓丘

申字譌各書皆作庚辰

亦以爲分祭陳均九朝備要則書郊罷合

祭云初詔冬祀以郊見天地之始權合祭圓丘而起尻卽周常以合祭天地爲非禮權舉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爲常且言臣頃嘗備員禮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爲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而臣僚所見不同或爲約儀衛

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襄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祿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暫輟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祀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卽圜丘之北別祀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述神宗要當一正舊典以爲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亦

論合祭非禮上欲罷壽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爲疑忠彥曰神祇非禋除比被臺諫攻僂罷曾布進曰權合祭元祐七季指揮乃以蘇轍之論而廢神宗之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誠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彥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備嬰此文諸史志傳俱未載蓋取諸李氏長編也云詔權罷謂權罷合祭與禮志文合則本紀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宋編季通鑑舊題李燾撰本譌書也於是季書十一月庚辰郊祀合祭語更混幪王氏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國元年季八月甲午詔權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尼卽周常以合祭爲非

禮丙辰詔權罷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不攷  
權合權罷本末參合舊史之文語尤抵牾宋李攸宋朝  
事實卷五載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  
文曰下朕詔膺寶命祇遙洪圖參酌上議鋪昭曠典奉  
神考恭行之志繹紹聖申講之文將蕝事於皇祇先致  
饗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飭躬昭虔裸清廟以肅將款圓  
壇而拜享蒼璧既奠紫烟具升云云玩此赦文則此季  
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爲顯證李璣十朝綱要云八  
月甲午詔將來冬祀以郊見天地之初權合祭於圜丘  
己卯用侍御史彭汝霖言罷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季元語簡而覈宋史陸佃  
傳云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  
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耶對曰大裘尙質後世加飾焉  
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  
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  
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  
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祀北  
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耶清臣乃止考此數季中  
諸史竝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禮志云政和三季  
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然則建中靖國雖

有詳定北郊儀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郊錄云元祐三季正月戊午詔闕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至政和四季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澤蓋三十二季之中大典凡三變而地祇僅元祐一祭而已雖哲徽堅主其議亦十九季乃尋行斯語覈實

元祐元符黨籍攷

元祐黨籍其君子與當時蔡京等目異己者盡爲黨人不辨流品安見異京者之果爲君子也其非君子與而慶歷後諸君子盡在是矣紹興開張綱等詳定黨籍於崇甯二季所立黨碑九十八人中太輒政之王珪而加

史三

天

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以爲此係名德之臣其說近是然輒政官有若李清臣侍從官有若楊畏豈爲名德之臣餘官若陳師錫封覺民鹿巖求輩何減於江公望范柔中乎亦未見張綱所定之果當也夫考北宋事蹟莫詳於李燾續長編惜徽欽二朝其文俄空元祐元符之黨人幾無可考幸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尙載其事至今身見黨人姓名賴有是書焉明海瑞元祐黨籍碑考自序云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近畢沉續資治通鑑考異云宋史徽宗紀崇甯元季九

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  
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  
十八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劄姓名止一百十七  
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

實九人云八人沿  
鈔本紀事本末之

謊

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季九月從臣

僚之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  
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更須博  
考夫海氏所據參道命錄陶朱新錄諸書未見楊氏紀  
事本末故絕無考證畢氏所引長編則據楊氏書而言  
亦非見李氏原書者也而楊氏書又尙無善本臧書家

史二

完

所傳鈔舛錯不可卒讀今所傳蔡京書黨人碑拓本有  
二一為饒祖堯跋本一為沈暉跋本又彼此違異非合  
宋元舊史參考亦無由定其是非也考紀事本末崇甯  
元季五月乙亥追奪元祐黨籍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  
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蘇軾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  
趙鹵孫升孔文仲秦觀朱光庭張茂則范純仁等官韓  
維孫固為神考潛邸人贈官免奪凡二十一人又詔三  
省籍記元符末諸臣不尋與在京鑿遣者自韓忠彥曾  
任宰相安燾再任執政官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

軾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

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  
詩黃庭堅黃隱暉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  
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一作馬琮跋

陳彥默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  
魯君貺陳瓘龔史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一作

遜張士良曾燾趙約譚辰楊侑一作王侑非陳恂張琳裴彥

臣凡五十七人陳均九朝編季倫要陳經通鑑續編與  
紀事本末所錄李氏續長編同此五十七人中有朱光  
庭與元祐黨籍二十一人姓名複出合之實七十有七  
人此黨籍之初定案也是季七月乙酉元祐元符黨人

史三  
三

自蘇軾至裴彥臣五十七人外又詔依序五月二十一

日即己亥指揮籍記姓名曾肇陸佃王觀豐稷王古李格

非謝文瓘鄒浩八人其出籍者魯君貺劉昱徐常呂仲

甫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韓跋一作九人續長編跋

出籍九人有朱光裔無韓跋原注云蔡京三季六月二

十一日所書黨籍猶有朱光裔姓名此九人內除光裔

一人今考序五月黨籍姓名有朱光裔韓跋至二季九

月辛丑三季六月甲辰所書黨籍有朱光裔而無韓跋

則此出籍者宜有韓跋而無朱光裔矣原注知其一不  
知其二也今傳鈔紀事本末於籍記姓名之後提行書

曾肇陸佃王覲豐稷王古李格非謝文瓘鄒浩魯君貺  
劉昱徐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  
已上夏不籍記姓名此據祐聖故事一似曾肇以下至  
鄒浩八人亦當時出籍者後人於此入籍出籍人數不  
分而黨籍姓名愈難稽矣夫曾肇陸佃王覲豐稷王古  
李格非謝文瓘鄒浩并五月二日三省籍記竝無其姓  
名此時本無籍可出且豐稷鄒浩為章惇蔡京所切齒  
斷無出理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崇寧元年七月又詔  
知和州曾肇罷右丞陸佃知海州王覲宮觀李格非知  
濮州謝文瓘永州安置鄒浩八人竝依五月乙亥詔籍

史三

至

記此蓋襲用李尤其顯證續長編原注以魯君貺以下  
云陸佃編入黨籍當在七月初是陸佃等於此時入籍  
非出籍而出籍者為魯君貺以下諸人也是季九月黨  
籍仍有曾肇以下諸人姓名續長編原注云七月二日  
魯君貺劉昱徐常呂仲甫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  
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李氏不舉曾肇等入  
人為言亦以此八人於七月二日入籍非出籍而出籍  
者魯君貺以下數人也此續則斯時黨籍於并七十七  
長編元文未誤之可考者

人之外又增曾肇等八人凡八十有五人此黨籍之再

定案也是季九月己亥紀事本末作乙亥字誤御批付中書省應

係元祐責籍并元符末敘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  
名人數進入仍常切契勘不尋與在京鑿遣文官曾任  
輒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

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安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

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

佃茲據陳約九朝備  
叟陳經通鑑續編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

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

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

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楊畏

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

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

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暉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

仲王鞏張保源紀事本末  
他遷保誤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

史二

三

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

裔蘇嘉陳瓘龔吏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

畢氏續通鑑  
作李常誤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

韓跋內臣張士良魯濤各本皆作魯濤  
與舟異似誤趙約譚辰楊偁

陳詢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一作  
遜李備

胡田凡百二十人是合又月初定黨籍及七月續增黨

籍之八十五人又加韓忠彥等三十五人故宋彭伯川

治迹統類云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司馬光以下

凡百有二十人當云文彥  
博以下宋史徽宗紀亦云崇寧元季

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諸臣凡百有二十人御書

刻石端禮門而陳均九朝編季倫要偽李氏續資治通鑑並云凡一百一十九人以內臣下脫書張茂則一人是未審五月乙亥追奪之詔也紀事本末又於曾任執政官下脫書韓忠彥鄭雍二人則祇百一十七人原注以爲魯君貺以下八人已出籍不當又見是未審當時所出者祇出不尋與在京鑿遣之籍而黨籍仍用五月所記此與五月指揮三省籍記不及豐稷王覲同例其名掛黨籍其人尋與在京省鑿遣先是御史請更懲元祐黨陸佃言不可窮治徽宗聽其言故五月丙子有元祐諸臣自今一切釋而不問之詔而言者又謂陸佃名

在黨籍恐自及也則陸佃掛名黨籍在壽而籍記不尋與在京鑿遣在後亦同此例魯君貺以下數人雖壽已出不尋與在京鑿遣之籍而黨籍仍有其名固無足怪此黨籍之三定案也二季九月辛丑從臣僚之請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曾任宰臣文彥博等八人有韓忠彥曾任執政梁燾等十六人有鄭雍則紀事本末載元季九月端禮門黨人碑燕韓忠彥鄭雍二人有脫文愈可知矣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亦悉同端禮門所書惟太碑末呂仲甫等九人姓名乃從

元季七月所出之籍遂并不附內臣武臣等凡九十八人諸書所載悉同劉元城謂元祐黨七十八人七蓋九字之誤此黨籍之四定案也初徽宗卽位之四月朔日會詔求直言上書者又百八十二人崇甯元季九月乙未蔡京使其黨考定正上鍾世美等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許奎世等二十二入郭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郭上梁寬等四十一人郭中趙越等一百又十人郭下王革等三百一十二人

史三

三

總計郭等又百四十二人據東都事略郭等又百四十一人則多一人矣又鈔本紀事本末於郭下注云三百一十二人數其所書姓名只有三百八人又少四人考元符三季四月癸丑以奉議郎鄭敦義為殿議郎左班殿直高士育為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

敝末為承事郎賜大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出身及開封府進士呂彥祖並為初等皆以應詔上書可采賞

之而此所定上書郭等獨不三季六月甲辰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郭等者合為一籍於元季九月所

定黨籍宰臣執政官黜王珪於為臣不忠增曾布等四人待制以上官增張問等十四人餘官亦除呂仲甫下

九人而增馬涓等百三十八人武臣增馬諗等二十一

人內臣增梁惟簡等二十人別剗為臣不忠二人通三

百九人又御書刻石於文德殿東壁

紀事本末載戊午詔云悉皆親書通

為一籍載刻諸石置在廟堂又王戎蔡京奏云尋三百

宗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東壁則此碑亦徽宗手書也紀事本末載其文曰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

政官司馬光 故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故 海瑞元祐黨籍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故 王巖

叟 故 今本脫故字茲據紀事本末所載崇甯元季十

一月甲辰詔二季九月所立碑及今蔡京黨人碑拓

本互校下王存陸佃蔣之奇姚勔錢勰岑象求秦觀司

馬康宋安國封覺民吳處厚商倚陳衍王古陳唐劉安

同諸人並 蘇轍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宋孔傳東家襍記孫 范百祿 故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故 黃履 故 張商英

蔣之奇 故 已上 曾任待制 以上 蘇軾 故 劉安世 范祖

禹 故 朱光庭 故 姚勔 故 東家襍記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孔文仲 故 吳安持 故 錢勰 故 李之純 故 孫覺

故 鮮于侁 故 趙彥若 故 趙禹 故 王欽臣 故 孫升 故 李周

故 王汾 故 韓川 故 顧臨 故 賈易 故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

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罔 故 楊畏 宋史本傳

遣子姪見京又因京黨致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宋史

書遂出黨籍與碑文不符 岑象求 故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 本末命出籍與碑文不符

故 董敦逸 故 上官均 葉濤 故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東家襍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四 餘官 秦觀 故 黃庭

記 伯朱紱 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

純 故 司馬康 故 宋保國 故 東家襍記及海瑞黨籍碑

後今蔡京書黨人碑 張保源 孔平仲 今拓本孔平仲

拓本與諸書又異 下 接 衡 鈞 袞 公 適

等與諸書所載迥異知非真本也  
湯馘繼以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

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本不注故程頤唐義問

故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故陳鄂

朱光裔蘇嘉龔史王回故呂希績故歐陽中立故吳儔

故尹材故葉伸故李茂直吳處厚故李積中商倚故陳

祐本不注故虞防李社李湊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曹蓋自

以下皆應詔上楊琳東家襍記黨籍碑考蘇昞葛茂宗劉謂

書之入邪等者東家襍記黨籍碑考宋史新編作天佑李新

記東家襍記柴袞洪羽趙天佐宋史新編作天佑李新

衡鈞袞公適故馮百藥黨籍碑考周諒孫宗東家襍

記黨籍碑考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故胡端修

李傑趙令時郭輒中石芳李賁黨籍碑考今拓本李

記無金極東家襍記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

周永徽高漸張夙故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耶上

宋吳朋故自曹蓋至吳朋三十九人除尤甚他

故蘇迴檀固何東家襍記大受王箴鹿敬朮江公望曾

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種師極韓洽都貺秦希甫

錢景祥周綽黨籍碑考及今何大正呂彥祖自梁

呂彥祖襍取四等之人而上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

附之閒有非上書者亦入焉黨籍碑考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

劉勃王極及今拓本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

王挾正正月庚戌選人呂亮卿等原注有万俟正之人

今拓本沈佺莫俠正饒佺莫挾正檢紀事本末崇甯元  
季九月乙未定元符臣僚章疏邪上類有莫仲正俠或  
仲字未知許堯輔楊拙胡良梅君愈寇宗顏張尻李修  
孰是俟考

遂純熙故高遵裕諸本黃才曹盪侯顧道諸本願  
裕恪恪怡怡多多佺佺顯顯

周遵道鈔本紀事本末及畢氏續通鑑林膚葛輝故  
脫今據黨籍碑考及今拓本補

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故劉吉甫胡潛黃祥

寬諸本並董祥皆入邪上楊瓌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

中沈本元中故梁俊民王陽張裕諸本並同今拓陸表

民葉世英謝潛陳唐故劉經國故今拓本此下接湯

畢仲故允諸本張恕蕭刑諸本此下趙越黨

籍考考考滕友江洵方适陳并洪芻周鏐堂籍碑許端

史三

三

卿李昭玘向訓諸本陳察鍾正甫自楊瓌寶至方

中下三等此高茂藝鍾正甫為章愔之黨高茂藝為

下非上書者曾布之歐愔布入黨籍故二人與

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醜梁士能已上武臣

張巽李倫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

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師

雄李愚吳休復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王琬諸

李琬本劉延肇姚雄李基已上內臣梁惟簡故陳衍

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譚尿管趙約黃卿諸本

從馮說曾薰蘇舜民楊侁梁弼陳恂張茂則故張琳裴

彥臣李侁故閻守勳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

世昌鄭元簡張祐

一作張祐

王化臣

已上二十九人今沈本無王化臣為

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

故本無王珪

章惇

已上二人

宋史徽

宗紀云崇甯三季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

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竝出

籍

上書邪人四等共八百四十一人邪上及邪語與上尤甚二等俱入黨籍其中下二等多不與

續長編合今檢鈔本紀事本末所載祇有三百八人於

侯顧道下脫書周遵道畢氏續通鑑沿之又檢今拓本

有周遵道而一無王珪一無王化臣亦祇有三百八人

海瑞元祐黨籍碑考甚無足取而於餘官有周遵道於

內臣有王化臣於為臣不忠有王珪與三百九人之數

史三

彙

獨合紀事本末又載是月壬辰詔蔡京書此三百九人

姓名以頒天下今所傳黨人碑拓本即用此碑而重刻

者此黨籍之定案也其立黨人碑凡四而記籍之體

有二具見紀事本末一於崇甯元季九月徽宗手書

刻石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其明季九月臣

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即用此碑而忝碑末

之呂仲甫等為九十八人一於三季六月徽宗手書

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其月又

命蔡京書碑以頒天下即用此碑亦三百九人

陳經通鑑續編

於三季頒元祐黨籍刻石於州縣則以為蔡京所書三

季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轉不及蔡京

書碑事辭應旂王宗沐皆沿其謬海瑞黨籍碑考謂宋文德殿東壁之碑為蔡京所書夏謬崇甯四

季九月己亥被詔量移鄒浩等又十七人而黨籍如故

又季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人碑庚戌又敕復黨籍曾

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

九人文臣餘官任伯雨等又十八人選人呂亮卿等六

十七人而黨籍如故宋史鄧考甫傳今化孝甫誤云崇甯去

黨碑釋逐臣同類者又十三人其又十人尋歸惟考甫

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此卽崇甯四季事也據紀事本

末時量移者又十七人云又十三人一誤又十七人中

已有范柔中而云范柔中不尋歸三誤封覺民於黨人

史二  
堯

碑已書故而云封覺民獨否一似時猶存也三誤此事

在末去黨碑之時而云去黨碑釋逐臣四誤大觀二季

三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看詳到孫固等四十八人

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葉祖洽等

六人詔並出籍而黨籍一變六月戊戌又看詳到韓維

等九十八人詔並出籍而黨籍再變欽宗靖康元季二

月除元祐黨籍之禁七月除元符上書耶等之禁高宗

去疑黨籍中亦有不賢者呂頤浩曰豈能皆賢徐俯曰

若黃策比者無慮數十人策後通判嚴州以受賂抵辜亦有議論反

復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百張綱等

陽集紹興劄子曰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甯初所定多畧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增入汎濫襍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王珪不合在籍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曾任宰相者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七人曾任執政者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十六人曾任待制以上者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

史三

早

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鼎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三十人庶官秦觀湯餗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大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鄧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吏呂希績歐陽中太吳儁三十九人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

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尋彙降推恩指揮

許子孫陳乞恩例黨籍至此三變此祇定黨籍之人未會有碑帶經堂集謂

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此說亦失考王氏金石萃編未見

李氏長編及楊氏紀事本末於諸史之歧異既不能斷

所采三百九人事蹟亦甚疏略龔原之孫曰敦頤曾作

黨籍別傳誣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不可詳者四人張

綱在紹興間奉詔看詳黨籍且謂一百三人外姓名有

不顯者當時議論無文字可攷究則諸人事蹟之湮沒

亦云久矣龔敦頤處州遂昌人黨籍別傳誣述遂昌縣志作元祐建中別傳誣述敦頤字養正王氏

小學紺珠引作龔頤正誤通志文苑有傳

史三

聖

東家稌記所載自胡大受以下姓名參差不同今別

於後 王革張謐傅耆董丕玿蘇堯臣趙齊賢高

復陳琳何宗韓李援徐瑛張譽倪直儒王箴吳光美

李公寅周邠李志恣蕭景修徐俯李孝常范百億何

權宇文輝俞次契章諷陸渙張保涇程之才余卞呂

蕢劉勃陳京費勉中董父辛春卿舒升之閻建張及

劉跋龔俊明黃應求劉仲玠司宏唐嘉問馮正卿

吳元中吳文規杜穎卞議尹翊葛敏修陳并趙晞文

嘉謀鄭少微王知常郝宗臣鄭語施邁陳師錫何景

甫趙衡毛朶張直揚懷寶楊木梁鼎高公傑趙子煥

王箴白鎮蘇象先趙伍朱行中王注滕友侯晉卿周  
諤毛直友范世文李世基苗綦趙渥上官均張沔王  
公彥賈休復宋直方喬甫江偉何爽俞唐張彥逸馮  
希道蔣琳胡修馮正雅張元林定句尻體張朴  
李氏長編本非完書光緒八年浙撫譚公屬書局知  
名士以楊仲夏紀事本末補綴其闕時以周與斯役  
已將此郊祀黨籍兩攷械附其閒云

史三

星

王澐自錄補宋史書目未詳中子  
受業陳慶年  
家篤全校

